

## 胡銓墓誌銘特色抉析\*

謝佩芬\*\*

**摘要：**胡銓身為南宋四名臣之一，孤忠讜論深受贊揚，文學表現則較乏關注。本文擇取其墓誌銘詳加抉析，彰顯其新變成就。要者為胡銓自我意識之展現，蓋傳統墓誌銘之撰作者多以第三人稱客觀角度敘事，重記述、贊揚，胡銓則屢視為個人表抒情志之創作，如：篇題非以標示身分、榮耀墓主為重，反直接標明作者與墓主關係；文中未以墓主為全力鋪寫顯揚之對象，而藉墓主記錄、省思作者自我生命；情感濃烈，呈現貼近哀祭文之傾向。另，胡銓作有四篇「誌短銘長」墓誌銘，居宋代之冠，此類變體或與其擅作辭賦有關。一篇有銘無誌之作，以多句三言韻語成文，降低銘辭頌美性質，承載敘事功能，格調生新殊異。此外，創用多組新異詞語，各具巧思新意，或營造畫面鮮明感，或顛反舊語風貌，達致陌生化效果，並可為考辨作品之輔證。援引化用援引經典、史書之詞語則多具奇僻之效。

**關鍵字：**胡銓 墓誌銘 哀祭文 自我意識 奇崛

### 一. 前言

胡銓(1102-1180)，字邦衡，號澹庵（或作澹菴），諡忠簡，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以萬言長策登科，紹興七年(1137)為樞密院編修官。八年，上〈戊午上高宗封事〉<sup>1</sup>，極力反對宋金議和，乞斬主和大臣秦檜、王倫等人，被以「狂妄凶悖，鼓眾劫持」<sup>2</sup>罪名編管昭州（今廣西平樂），其後屢遭遷謫。隆興元年(1163)，孝宗即位，胡銓復被起用，深受倚重，「一歲之間凡九遷」<sup>3</sup>。為「南宋四名臣」<sup>4</sup>之一，並與歐陽脩(1007-1072)、楊萬里(1127-1206)諸人被共尊為廬陵「五忠一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胡銓散文及其與宋代文學發展研究」（NSC 108-2410-H-002-134）部分成果，初稿曾於「中國宋代文學學會第十一屆年會暨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宣讀，承蒙尚瑞峰教授惠賜高見，獲益良多，謹此致謝。

\*\* 謝佩芬，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1.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冊195，卷4300，頁47-51。

2. 〔元〕脫脫：《宋史·胡銓傳》（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374，頁11582。

3. 〔宋〕胡銓〈經筵玉音問答〉，《全宋文》冊195，卷4319，頁351。

4. 清人王鵬運編選：《南宋四名臣詞集》，收錄李綱、李光、趙鼎、胡銓四人詞作，其後屢有學者將四人視

節」<sup>5</sup>。

〈戊午上高宗封事〉之激切憤激言辭，雖使胡銓「流放竄殛」<sup>6</sup>，但其「奮然抗疏」<sup>7</sup>、「義聲直氣凜乎千百載之下」<sup>8</sup>之忠勇作為震撼各方，<sup>9</sup>「勁節照映千秋」<sup>10</sup>，以至後人多聚焦其「孤忠讜論」<sup>11</sup>，而較少關注其文學表現。<sup>12</sup>

實則，時人楊萬里即已稱頌胡銓「金章玉句空萬古」<sup>13</sup>、「功被於中國，名鎮於邊隅，文範於學者」<sup>14</sup>，更曾具體詳評其作，言道：

其為文章，駿奔軋忽，幽紛膠轄。隱帙奇字，旁摳遠擷。初占之者，口呿語難，徐綜其緯，理順脈屬。似肆實莊，若險實夷。韓碑柳騷，媿高儷俛。中興以來，作者寡二。筆畫真隸，上規顏蔡。鐵屈石出，肖其作人。<sup>15</sup>

以「駿奔軋忽，幽紛膠轄」<sup>16</sup>形容胡文縱橫恣肆、廣闊深邃風貌，「中興以來，作者寡二」推崇備至，甚至曾將胡銓與歐陽脩相提並論，讚道：「澹翁家近醉翁家，二老風流莫等差」<sup>17</sup>，頌揚之意昭然明晰。

周必大(1126-1204)則稱許胡銓「發為文章，雄深雅健，清新藻麗，下筆輒數百言」<sup>18</sup>，樓鑰(1137-1213)云：「思若涌泉，筆力愈勁，英特之氣，至今凜然」<sup>19</sup>，以楊

---

為一團體而進行綜合研究。見氏著：《四印齋所刻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5. [宋]文天祥：「歐陽文忠公修、楊忠襄公義、胡忠簡公銓、周文忠公必大、楊文節公萬里、胡剛簡公夢昱……舊有四忠一節之稱，余為五忠一節云。」見《文山先生全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卷17，頁650。
6. [宋]胡銓〈戊午上高宗封事〉，《全宋文》冊195，卷4300，頁47。
7. [明]胡儼〈書胡忠簡公家書後〉，見[清]謝旻等監修：《（康熙）江西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518，卷143，頁250a。
8. 同前註。
9. 如：[宋]楊萬里〈澹庵先生文集序〉載：「金虜聞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胡馬不南者二十年。」（見《楊萬里集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冊6，卷82，頁3318-3319）。周必大則云：「下至武夫悍卒，遐方裔士，莫不傳誦其書，樂道其姓氏，爭願識面，雖北庭亦因是知中國之不可輕。」（見〈資政殿學士贈通奉大夫胡忠簡公神道碑〉，《全宋文》冊232，卷5172，頁231）。
10. [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澹菴文集提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4，卷158，頁216。
11. [清]黃宗羲〈清節蕭三顧先生楚〉，《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45，頁1146。
12. 關於胡銓研究情形，往昔多集中陳述其愛國精神，晚近雖漸有學者研究其詩、詞、文，但仍多重視思想內容，至於其文學筆法則大都簡單帶過。
13. [宋]楊萬里〈過白沙渡得長句，呈澹庵先生〉，《楊萬里集校箋》，冊2，卷6，頁313。
14. [宋]楊萬里〈澹庵先生文集序〉，《楊萬里集校箋》，冊6，卷82，頁3320。
15. [宋]楊萬里〈宋故資政殿學士朝議大夫致仕廬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贈通議大夫胡公行狀〉，《楊萬里集校箋》，冊8，卷118，頁4510。本文以下省稱〈胡公行狀〉。
16. 「幽」字疑有誤，《全宋文》作「幽」，可從，見《全宋文》冊240，卷5359，頁56。
17. [宋]楊萬里〈見澹庵胡先生舍人〉，《楊萬里集校箋》冊1，卷2，頁89。
18. [宋]周必大〈資政殿學士贈通奉大夫胡忠簡公神道碑〉，《全宋文》冊232，卷5172，頁235。
19. [宋]樓鑰〈跋胡澹菴和學官八詩〉，《全宋文》冊264，卷5961，頁298。

萬里身為南宋四大家之一，周必大「詞章為一時之冠」<sup>20</sup>、「主盟文壇」<sup>21</sup>身分，以及樓鑰「翰林才」<sup>22</sup>之才華，三人對於詩文當有不凡鑑別眼力，而皆對胡銓作品讚許有加，其代表性不容忽視。

胡銓著作豐富，惟多散佚亡失，今僅存《澹庵文集》32卷，<sup>23</sup>其中墓誌銘約佔6卷，計50餘篇，雖有學者認為「胡銓散文，各體擅長，尤擅長以奏疏為主的政論文」<sup>24</sup>，然胡銓墓誌銘之質、量實皆有其重要性，無論篇題、誌文、銘辭之命設書寫、形式內容，皆有其新變特色，值得一探。

## 二. 作者自我意識之展現

胡銓墓誌銘較特殊處當屬「作者自我意識之展現」，可自幾面向考知。

墓誌銘原屬應用性文體，無論是因「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於世，歿則後人為之鑄器以銘，而俾傳於無窮」<sup>25</sup>，或「埋於壙前三尺之地，以為異時陵谷變遷之防」<sup>26</sup>，皆需負載辨識墓主身分、記錄墓主生平事蹟之任務，故而自漢魏以迄韓愈(768-824)之前，凡墓主曾任官者，其墓誌銘之題目常以：「朝代+官銜+某公墓誌銘」格式呈現，內容則多「鋪排郡望，藻飾官階，殆於以人為賦」<sup>27</sup>，旨在頌揚墓主，「稱美弗稱惡，以盡其孝子慈孫之心」<sup>28</sup>。沿襲既久，難免漸落陳套，無法見出各墓主獨特面貌。

就墓誌銘原初書寫情形而言，作者多據墓主家屬子孫所創草藁而潤色，<sup>29</sup>不宜顯露個人好惡或評判是非，而單純扮演記述、贊揚角色，作者常以全知視角、旁觀第三人稱

20. [宋]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卷6，頁37。

21. 朱迎平：《宋文論稿》（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47。

22. 《宋史·樓鑰傳》，卷395，頁12045。

23. 《澹庵文集》之版本、卷數、流傳情形頗為複雜，概言之，據宋代文獻記載，其卷數有100、78、70三種，宋代之後，計有80、40、32、30、25、9、6、3、1等卷數之本子，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892-895、袁媯：《胡銓〈澹庵文集〉研究》（江西：贛南師範學院碩士論文，2012年）、黃寬重〈《胡澹菴集》的傳本與補遺〉（《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24卷1期，1991年6月，頁149-172）、胡建升〈胡銓《澹庵文集》及佚賦考〉（《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02期，頁102-109）、胡建升〈《全宋詩·胡銓詩集》輯補〉（《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8年02期，頁47-49）、劉配鏡〈胡銓和他的《澹庵文集》〉（《江西圖書館學刊》，1999年01期，頁60-62）、尚安元〈《澹庵文集》七十卷與一百卷之辨〉（《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04期，頁45-46）等論著皆有相關資料。此處暫不詳述，以現存最多之32卷為本。

24. 扶平凡：《南宋江西散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頁107。

25. [明]徐師曾著：《文體明辨序說》，收入《文體序說三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年），頁107。

26. 同前註。

27.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外篇一·墓銘辨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489。本段文字原是評論「六朝駢儷，為人誌銘」情形，但於韓愈改革墓誌銘寫作內容前，墓誌銘仍多以鋪排墓主出身、官階為主。

28. [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收入《文體序說三種》，頁66。

29. [明]沈德符〈內閣·諛墓〉云：「從來誌狀之屬，盡出其家子孫所創草藁，立言者隨而潤色之，不免過情之譽。」見氏著：《萬曆野獲編》（《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冊上，卷8，頁225。

客觀角度敘事。

韓愈立意創新，突破墓誌銘窠臼，篇題、誌、銘皆有所創新，如題目於「題官」之外，另立「先生」、「處士」、「字」、「名」四種標題方式，<sup>30</sup> 名篇〈柳子厚墓誌銘〉雖未依循舊規，標識墓主官職、姓名，然題目仍具辨別墓主身分之作用，韓愈藉由書字而非記名之方式，含蓄表達作者與墓主關係。內容則加入個人情感、議論，突顯作者之重要與文章之殊異性。

胡銓則進一步於墓誌銘中愈加突出作者自我意識，作者不再僅止於潤色代筆，而將墓誌銘視同記、序等類文章，成為文人藉以表抒情志之「個人創作」，具有強烈主觀性、個人化傾向。

尤為顯明者，在於篇題之改易，非以標示身分、榮耀墓主為重，反以作者為主，直接標明自身與墓主之關係，如：〈瞻軍姪墓誌〉、〈女懿墓誌銘〉、〈廉夫弟墓誌〉、〈季懷姪墓誌〉、〈南彥姪墓誌〉、〈景範弟墓誌銘〉、〈從周弟墓誌銘〉、〈十九叔墓誌銘〉、〈世美兄墓誌銘〉、〈李氏姊墓誌銘〉、〈承之兄墓誌〉、〈通判兄墓誌銘〉等12篇，<sup>31</sup> 墓主皆為胡銓親屬。以上各篇之題目皆自胡銓角度命名，明示墓主為作者何種親屬，墓誌篇題之公開性、實用性隨之削弱，而成為強調私人情誼之書寫。

據統計，於題目明白標示作者與墓主親屬關係之墓誌銘，《全宋文》中共計112篇。<sup>32</sup> 多數作者各有1至5篇，此不詳列，超出5篇者僅有3人：胡銓、韓琦(1008-1075)、劉克莊(1187-1209)三人各12篇。<sup>33</sup>

劉克莊命題方式與胡銓大致相同，多為「字（官名、任官州郡、排行）+親屬關係」，如：〈習靜叔父墓誌銘〉、〈惠州弟墓誌銘〉；韓琦篇名則順序倒反，如：〈長兄德清尉墓誌銘〉、〈姪孫愷墓誌銘〉。

112篇，說明此類篇題並非孤立現象，值得注意者在於，寫作數量最多三人有其共通點：對宗族親人之亡故感懷良深，費心處理家族喪葬事宜。

30. 葉國良〈韓愈冢墓碑誌文與前人之異同及其對後世之影響〉，《石學蠱探》（臺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頁52-60。

31. 皆載《全宋文》冊196，依序見於卷4325，頁60-61；卷4326，頁80；卷4327，頁97-98；卷4329，頁124-130；卷4331，頁155-158、159-160、161-166。關於胡銓與其他宋人墓誌銘之篇題，為便檢索、比較，率以《全宋文》本為準，部分作品之題目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不同，下文將視情形舉例說明，此暫不辨析，以免繁冗蕪雜。

32. 以「兄」、「弟」、「姊」、「妹」、「姪」、「叔」、「伯」、「父」、「母」、「先」等關鍵字檢索中研院史語所建置「上海辭書《全宋文》目錄」之結果。

33. 篇目分如下，韓琦〈二兄監簿以下墓誌銘〉、〈五兄著作墓誌銘〉、〈長兄德清尉墓誌銘〉、〈新婦賈氏墓誌銘〉、〈三姪孫女墓誌銘〉、〈太夫人胡氏墓誌銘〉、〈姪太常寺太祝直彥墓誌銘〉、〈姪孫四殤墓誌銘〉、〈姪孫愷墓誌銘〉、〈姪孫試秘書省校書郎確墓誌銘〉、〈姪孫亶奴墓誌銘〉、〈姪殿中丞公彥墓誌銘〉。劉克莊〈工部弟墓誌銘〉、〈六二弟墓誌銘〉、〈古田弟墓誌銘〉、〈弟婦方宜人墓誌銘〉、〈弟婦林氏墓誌銘〉、〈惠州弟墓誌銘〉、〈審淵弟墓誌銘〉、〈習靜叔父墓誌銘〉、〈亡室墓誌銘〉、〈去華姪墓誌銘〉、〈仲妹墓誌銘〉、〈規甫姪墓誌銘〉。

以韓琦而言，他曾誡示子孫：「謹家牒而心不忘於先塋者，孝之大也！」<sup>34</sup>故自慶曆年間起便多方查找祖墳、修建家族墓園，並於慶曆五年二月、嘉祐七年十一月、熙寧四年二月，三度為多位親族經營墓葬情事（含遷葬）、書作墓誌銘，屢以詩文述記其事。<sup>35</sup> 劉克莊則於淳祐六年夏至淳祐七年春連失五位至親，多篇墓誌銘、祭文、挽詩中皆可見出其沉慟情感，據統計，劉克莊共為近親們書寫43篇墓誌銘，<sup>36</sup> 血緣連繫、悲痛難抑使其於悼念親族詩文中暢抒幽情，<sup>37</sup> 而未遵守一般墓誌規範立題。凡此，皆顯示二人與家族之緊密關連。

學界多認為「宋代是中國古代家族制度發展的重要階段」<sup>38</sup>，胡銓與南宋多位士人相似，重視家族興衰、照顧宗親，生平「睦族篤親，慶弔必詣，寒暑雨風，不為回車」<sup>39</sup>、「歲時會聚宗族，恩意周備，收恤貧弱，不計家之有無」<sup>40</sup>，建置家族墓地，定時共同祭拜祖先，<sup>41</sup> 行文時亦嘗自宗族角度書明「胡氏族大，少長率禮法」<sup>42</sup>、「人見予族在學者眾，笑謂潁水為胡氏家塾」<sup>43</sup>。此外，胡銓嘗以「吾宗二百年，相承惟禮詩」<sup>44</sup> 期勉子孫「努力勤撐持」「忠孝門」、「清白規」<sup>45</sup>，對於家風延續頗為關注，關於胡銓墓誌銘篇題與家族意識之關係，不妨自比較角度觀察。

以〈從周弟墓誌銘〉<sup>46</sup> 為例，墓主胡鎬(1104-1173)曾任棘寺主簿兼攝丞、荆湖南路

34. 韓琦〈重修五代祖塋域記〉，《全宋文》冊40，卷854，頁47-48。

35. 參見韓琦〈誌石蓋記〉（《全宋文》冊40，卷856，頁70）與《安陽集》所收作品。另，河南省文物局：《安陽韓琦家族墓地》（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王曾瑜〈宋朝相州韓氏家族〉（《新史學》，八卷四期，頁81-112，1997年12月）、金連玉〈試論北宋相州韓氏家族墓地的墓葬位序與喪葬理念〉（《故宮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1期，頁102-116）、游彪〈家族史的建構：宋朝士人階層追尋的精神家園——以相州韓琦家族為例〉（《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頁127-135）等論著皆有相關資料可為佐證。

36. 伊沛霞撰，吳心怡譯〈劉克莊家族中的女性〉，《新史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五輯，頁350。

37. 關於劉克莊「家族情感與文學風格」一事，侯體健：《劉克莊的文學世界——晚宋文學生態的一種考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曾舉例分析，可參看，見是書頁62-67。

38. 馬雪、吉成名〈1991年以來宋代家族史研究述略〉，《中國史研究動態》，2007年第4期，頁10。關於宋代家族史研究成果豐碩，此不贅述。

39. 楊萬里〈胡公行狀〉，《楊萬里集校箋》，冊8，卷118，頁4520。

40. 同註18。

41. 〔日〕小林義廣〈宋代吉州の胡氏一族について——胡銓を中心にして——〉，《名古屋大學東洋史研究報告》（名古屋：名古屋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研究室，2010年），頁12-16。

42. 〈安人陳氏墓誌銘〉，《全宋文》冊196，卷4325，頁69。

43. 同前註。

44. 氏著〈家訓〉，傅璇琮等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冊34，卷1932，頁21578。

45. 此三句皆出自胡銓〈家訓〉，同上，頁21579。

46. 〈從周弟墓誌銘〉於《全宋文》、《文淵閣四庫全書》中之題目及內文，皆有極大差異，略述如下。《全宋文》題作「從周弟墓誌銘」，乃源於其底本：道光十三年刊三十二卷本《胡澹菴先生文集》，而道光本乃重刊乾隆二十二年練月樓刊本，與《四庫全書》六卷本《澹菴文集》出自不同系統，故以下稱題為「從周弟墓誌銘」之文本為「乾隆本」，以標示此文本所從出。題為「宋大理寺丞補授河南參議弟從周墓誌」

參議官等職，依循舊例，篇題或可書為：「宋寺丞胡公從周墓誌銘」<sup>47</sup> 或「宋故荆湖南路參議胡公（從周）墓誌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澹庵文集》雖作〈宋大理寺丞補授河南參議弟從周墓誌〉，<sup>48</sup> 然仍出現「弟」字。韓愈曾為妻弟盧渾、姪孫韓滂撰作碑誌銘，題目分為：「盧渾墓誌銘」<sup>49</sup>、「韓滂墓誌銘」<sup>50</sup>，並未於題目標示作者與墓主關係。

胡銓如此命題，或因其與家族親人情感濃烈，有意強調彼此於胡氏家族中關係；或因其對於墓誌銘書寫範式之認知有別於前人，故不願抑扼悲懷，強作冷靜客觀地記錄墓主職官名姓，而放任澎湃情緒溢至應用文體中，直抒悲情。以〈景範弟墓誌銘〉為例，文云：

景範，吾從父弟也。從父諱翼，字順之。前室吉水解氏，早亡。繼室永新劉氏，丞相楚公之孫。生男一人，端臨，先卒。又娶清江方氏，天章閣待制之孫，生男五人：民瞻、民表、民極、大亨、民式。端臨之字曰覺之，民瞻之字曰秉鈞，民表之字曰正色，民極之字曰仲周，大亨之字曰時舉，民式景範也。<sup>51</sup>

一般墓誌銘為顯揚墓主、標識身分，慣於開篇即詳明臚列墓主姓氏、字號、祖籍、先世等基本資料，然本篇有別於「公（君）諱某，字某」之固定格式，首句即開門見山地明言「景範，吾從父弟也」，點出墓主與作者關係。其後，文章並未接續記述墓主行治、履歷，反轉筆介紹從父為何人、婚姻狀況等，列述從父前室、繼室家世背景、生育情形後，自「生男五人」逐步引出墓主。惟文章至此，仍未聚焦墓主其人其事，反先書寫其他四位手足之名、字，連用四次「某（名）+之字+曰+某（字）」句法，型式一致齊整。讀者原以為作者或當以此固定方式記載墓主名字，孰料末尾改採「民式景範也」呈現，異於先前「之字曰」如介紹般口吻，而為「某（名）+字+也」組構成句。「也」字使文章有一斷然收結，具壓軸顯明效用，同時以簡截語氣巧妙突顯墓主，文字亦有所變化，不致淪於呆板。

如同〈景範弟墓誌銘〉般，胡銓以「吾」為中心帶引出墓主之書寫角度，屢見於其墓誌銘中。如「某從父弟鎬字從周」即為〈從周弟墓誌銘〉一文首句，<sup>52</sup>「安人姓陳

者則為「四庫本」。《全宋文》底本說明見《全宋文》冊195，卷4299，頁32-33。

47. 周必大：〈題胡邦衡侍郎撰胡從周寺丞誌文〉（《全宋文》冊230，卷5132，頁411），即以「胡從周寺丞」稱之。

48. 見《澹菴文集》卷5（《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37），頁44a。按：篇題「河南」二字應誤，當作「湖南」。乾隆本云：「除荆湖南路參議官」，《四庫本》內文亦作「補授湖南參議官」，而乾隆本下文云「長沙地卑濕」，為其除官湖南而非河南之確證。

49. 羅聯添編：《韓愈古文校注彙輯》（臺北：國立編譯館，2003年），卷7，頁2894。

50. 同前註，頁2907-2913。

51. 《全宋文》冊196，卷4329，頁127。

52. 《全宋文》冊196，卷4329，頁128。

氏，先兄處士府君諱宗古字民師之配也」<sup>53</sup>、「乾道庚寅九月中浣，姪孫柯抵書行在所」<sup>54</sup>、「孺人廬陵胡氏，某從父處士諱登臣之女」<sup>55</sup> 諸文之開端，亦皆以胡銓為主軸，說明墓主與書寫者之親屬關係。〈德興縣尉曾修職墓誌銘〉以「某自海南內徙合江，家弟鎬渠陽判官罷歸，道湘中，留合江踰累朔」開展全文，<sup>56</sup> 亦可作為胡銓展現自我意識之例證。再如〈胡君商隱墓誌〉云：

紹興壬戌秋，某自福唐幕被旨竄逐嶺表。道故里，商隱偕其兄遵禮、文仲、昌辰、嘉謨、必大及其弟遜臣祖送，不忍別。丙子秋，自島上內徙合江，丁丑春復道故里，而遵禮諸兄相繼即世。辛巳春，得旨自便還，時與昌辰、商隱、遜臣過從。有頃被召為吏部郎，九遷而為少常伯，侍讀邇英。雖金華玉堂之榮，然未嘗一日不懷兄弟燕集之樂。隆興甲申冬，措置海道罷歸，而昌辰之行在選，又以訃聞。惟商隱、遜臣同里居，邑屋相比，歲時杖履往來，有桂林壽亭溪山之勝，一觴一詠，甚自適也。一日，商隱以疾告，亟往問所苦，則言笑猶平日，謂行且瘳矣。自春涉秋，病益侵，遂至大故，亟往哭之……。<sup>57</sup>

首句便述記作者生命中重要轉折之時間點，第二句以「某」字領起，回憶自身與墓主長年交游往事，似史書般明確記載相關年月季節，其間穿插觴詠自適之樂，情韻迷人。而後述及胡商隱染疾、病重、大故，全以第一人稱之觀看視角書寫，作者身影、分量遠較墓主鮮明重要。

此般作誌方式，無論就親屬類作品之篇題或一般墓誌銘之內文，皆可見知胡銓於文中常扮演中心要角，有時難免壓縮墓主事蹟之呈顯，如〈南彥姪墓誌〉以「吾寡兄弟，視羣從兄弟猶同氣」開篇，「吾」字統攝全文，第三句方以「有名雲字南彥者」帶出墓主，下一句「蓋再從祖兄諱偁字幾先之子」，仍是自作者角度書寫。錄載墓主先祖、妻、子、享年等基本資料後，胡銓書記：

初隆興甲申，吾被旨措置浙西淮東海道，賜白金十鎰，或勸買田，吾曰：「嘗聞王介甫得施金以施僧，龜山先生非之曰：『賜果懷核，況賜金乎？以施僧，非禮也。』今若以買田，與棄賜果之核何異？」南彥時侍旁，以為然，請以營室。吾以詆和議竄嶺海垂三十年，無室廬以奉先人，念之熏心。然勞費百出，吾老矣，不能辦此。南彥奮然請執功，曾不踰歲而輪焉矣焉，不怨於素。吾得俎豆屏攝以妥祖妣，燕衍觴詠以聚宗族，南彥之力為多。於時吾宗如諸王宮教授從周，靜江

53. 〈安人陳氏墓誌銘〉，《全宋文》冊196，卷4325，頁69。此文《四庫本》題作「先兄民師配安人陳氏墓誌銘」，見《澹菴文集》卷5，頁6。

54. 〈季懷姪墓誌〉，《全宋文》冊196，卷4329，頁124。

55. 〈李氏姊墓誌銘〉，《全宋文》冊196，卷4331，頁159。

56. 《全宋文》冊196，卷4326，頁73。按：此文文淵閣四庫全書、文津閣四庫全書皆輯入李流謙：《澹齋集》卷17，二書文字與《全宋文》所錄有十數處差異，《全宋文》斷為胡銓所作，其說可信，詳見《全宋文》冊221，卷4907，頁282。

57. 《全宋文》冊196，卷4328，頁115。

府司戶參軍長彥，贛州興國丞忠彥，郡庠生世彥，通守兄之幼子公彥，太學免解進士斗南，郡庠經諭英彥，郡庠生溫彥，應庠新袁州州學教授季文，季文之弟季章，或詩或文，以紀發焉之盛，以道南彥董役之勤，未易殫舉。<sup>58</sup>

六「吾」字貫串全段，幾全為作者追憶過往情事之語，墓主南彥於此場景中僅「侍旁，以為然」、「奮然請執功，曾不踰歲」，居於陪襯地位，重要性、文中分量等似遠不及「吾」。「買田」、「奉先人」二大事件亦皆發自胡銓，而非南彥倡議主事，是知「吾（作者）」乃該文敘事、推進之動力。

二大事後，胡銓臚列胡氏宗族從周、長彥諸人「道南彥董役之勤」事，各宗親之職銜詳錄無遺，篇幅大幅超越書記南彥事。文中藉由眾多宗親之詩文證明南彥貢獻，雖仍具揄揚之意，然細觀之，墓主似非全篇惟一主角。

照理而言，南彥身為胡銓之姪，曾時侍其旁，符合「孝親」、「勤勉」之類事蹟與評語應不難例舉，然該文多以簡語略述南彥「以為然」、「奮然請執功」、「之力為最多」等作為，墓主於胡銓身旁附應、協力處事之形象如現眼前。而如同作者與墓主現實中之主從地位般，胡銓於此文幾乎全自自我視角書寫，所寫亦多自身事蹟。如此筆法，已將作者與墓主地位對調，不再一以墓主為全力鋪寫顯揚之對象，作者身影彷彿行走全篇，墓誌銘成為作者粉墨登場、自我書寫之作。

回顧墓誌銘發展歷史，其內容原初常以歌頌墓主功德為主，<sup>59</sup> 作者隱身幕後，名姓多不為人所知。唐高宗後，方漸見墓誌撰者之署名，<sup>60</sup> 而「隨著撰者署名的增多，志文中也頻頻出現撰者的影子，他們或說明撰志原因，或表明寫作目的，或抒發哀傷之情，均以『吾』、『余』等第一人稱出現。」<sup>61</sup> 此類「撰者的自我表白」<sup>62</sup> 使墓誌銘作者之面目日趨清晰重要。

「吾」、「余」等第一人稱出現，墓誌銘作者之觀看視域、言說角度雖有改變，然書寫之際仍以墓主為重，作者之說明、抒情，基本乃依附墓主生平事蹟或亡故而興發，墓主與作者於作品中之主從輕重仍有一定規範，韓愈〈柳子厚墓誌銘〉可為參證。

然如胡銓前引墓誌銘之書寫情形，作者於文中透顯強烈自我意識，甚且於他人墓誌中長篇敘述自身際遇、感懷等個人情事，則屬特別。此時，墓誌銘作者已非完成撰寫任務之旁人，而為藉墓主記錄、省思自我生命之第一人，透過書寫，作者非僅與墓主陰陽對話，甚且與自己內心不斷對話、回顧，墓誌銘成為極具作者個人風采與獨特面目之文學創作，留存作者人生歷程檔案。另如〈承之兄墓誌〉：

族家子昌意抵書行在，曰：「我先君不幸今年冬十月丙辰以疾卒。……嘗言：

58. 《全宋文》冊196，卷4329，頁126。

59. 〔清〕姚鼐編，王文濡評註：《大字本評註古文辭類纂·序》（臺北：華正書局，1988年），頁1。

60. 參見趙振華：《洛陽古代銘刻文獻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頁52。

61. 楊向奎：《唐代墓志義例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13年），頁68。

62. 同前註。

『處今之世，安貧爲善，可以後亡。吾賴先世資，有薄田足了伏臘，而勉爲詩書，口體之養，不汝疵瑕，抑貧吾安也。爲善最樂。喜爲善而志不純，以陷非義者多矣。吾審吾性術無他能，誠弗克振人，亦不輒禍人。如是而已。』……嗚呼，昌意猶忍言之耶！」某得書驚，爲位哭之慟。某見自亂來，田婚之訟遽起，爭一錐，即同氣不少庇焉，而縱尋斧者往往而是。單寡困於漁奪，督冗盡於侵牟。武斷者仟佰無藝，小不意滿，則指人爲羹。獨吾兄承之無絲髮挂吏議，生事蕭然如初，亦不戚戚。天性孝友，人莫居於其兄弟父子之間。自言安貧爲善，其孤不欺矣，可銘也，遂以銘。承之諱仔，與某同高祖。……今年實紹興之八年。<sup>63</sup>

文章以「族家子昌意抵書行在」起筆，大段抄錄胡昌意書信內容及墓主胡仔(1082-1138)言詞，篇幅幾占全文三分之二。引文至「昌意猶忍言之耶」而止，餘韻未盡。其後直述胡銓得書情狀：「某得書驚，爲位哭之慟」，句末單一「驚」字傳達強烈情緒，令人印象深刻，「哭」字更將作者悲傷坦率無遺地表露。「某見自亂來」始，胡銓追憶往事、頌揚墓主。「遂以銘」之後，一般多順勢順帶出銘文，然作者卻於此刻方補述墓主名諱、先祖、子女婚嫁等資訊。〈季懷姪墓誌〉云：

乾道庚寅九月中浣，姪孫柯抵書行在所曰：「柯不夭，考一疾不起，屬續時八月二十三日也，享四十有八年……。」吾發書驚，即其日爲位哭曰：哀哉季懷，痛哉季懷，而止於斯耶！復哭之以詩云：「四十餘年一夢寒，平生篤學困瓢箪。傷心一念烏驚哭，灑淚數行風裊殘。苦海要除根豈易，甘泉欲去本非難。何時得請臨其穴，緣斷三生指漫彈。」時秘書少監、直學士院周公子充來會，哭曰：「吾亡友也，能無一言以寫予悲！」亦用我韵哭之云：「詞鋒激烈劍鉞寒，素蘊輝光珠在簞。萬里未行騏驥死，百圍將半豫章殘。山中宰相今誰繼？地下修文古亦難。一讀名章二太息，淚流何待雍門彈？」是為銘。<sup>64</sup>

過半篇幅引錄姪孫胡柯(?-?)來信內容，「吾發書驚，即其日爲位哭曰」文字與〈承之兄墓誌〉高度相似，特殊處在以「哭曰」噴湧連吐「哀哉」、「痛哉」感受後，續以三「哭」字引出二詩與周必大反應。作者悲慟情思充溢全篇，甚且因此不願理性切割誌、銘架構，而逕以哀詩為銘，造成「前無此體」<sup>65</sup>之特殊風貌。

〈季懷姪墓誌〉、〈承之兄墓誌〉分作於宋高宗紹興八年(1138)、孝宗乾道六年(1170)，二文相隔三十餘年，筆法、用字卻頗為類似，尤其抄引報訊者書信內容之作法相同，卻異於一般墓誌銘體式。大抵而言，墓誌銘逐錄求銘者言詞，多是因撰作者對墓主較陌生、感情疏離，或「事跡無可稱述，不得已而轉抄匯語，及眾家刻本以應

63. 《全宋文》冊196，卷4331，頁161-162。

64. 《全宋文》冊196，卷4329，頁124-125。

65. 劉將孫言道：「季懷名維寧，其卒也，澹庵為之誌，載所與益公哀詩七言和篇兩全章是為銘，亦前無此體也。……觀於是卷者，親戚故舊之情藹然也。」見氏著〈題益公帖〉，〔元〕劉將孫著，李鳴、沈靜校點：《劉將孫集》（收入《元代別集叢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冊3，卷26，頁211。

之」<sup>66</sup>。胡銓與胡維寧（季懷）、胡仔為交誼深濃之同族至親，卻如此安排，恐有深意。

原因之一，或藉此明顯區隔墓誌銘結構，可使來信後方「某得書驚」、「吾發書驚」中之「吾」、「驚」二字強烈醒目，作者表抒情志之功用從而增強，記述墓主事蹟之職責則由報訊者擔負。另一原因，或為避免世人疑慮作者對親族「以文詞藻飾」<sup>67</sup>之失實，以至「視文而疑者過半」<sup>68</sup>，故以原文照錄方式登載。原因之三，或基於作者存史意圖，故皆詳書年月日與相關人、事、文。

胡銓重抒懷之作品另有數篇可為證，如〈女懿墓誌銘〉<sup>69</sup>簡述其女胡懿(?-1162)為「嚴萬全妻」、「銓之長女」、「胡氏實劉出」等基本身分後，即轉書「某在密院時，坐狂瞽斥嶺表」、「又遷海島崖州」事，藉以引出胡懿「隨父母轉側嶺海垂二十年，備嘗艱險」、「間關萬里，扶持二老以歸」等孝順行為，其難能可貴之品德自然呈顯。「父母得以解顏」、「其父某不勝悲」皆記作者情感，而一般女性墓誌銘常書之順婦、慈母、賢妻形象，<sup>70</sup>文中皆未多作著墨，僅以「恪守婦道」、「是善事我」簡筆交代。

〈廉夫弟墓誌〉一文，<sup>71</sup>胡銓簡述墓主胡鏐(1109-1166)籍貫、祖、父、母資料後，即一路書記「與予同堂」、「少予八歲」、「予官於朝，坐狂瞽謫閩越，又削爵投嶺海」、「予召赴闕」等情事，墓主事蹟僅寥寥數筆略述，全篇實以「弟兄相處如初」、「把盞論文道舊，歡甚」情誼為主。

此種以作者為中心之觀看視角，亦使胡銓親屬墓誌銘呈顯另一特色，即情感濃烈，出現貼近哀祭文之傾向。楊向奎嘗言：「親屬自撰的撰者大多是志主至親，失去親人的悲傷程度，是其他人所無法比擬的。因此，親屬自撰與請託撰文相比，就多了許多情感抒發。」<sup>72</sup>而胡銓亦若如此，如〈瞻軍姪墓誌〉：

淳熙乙未閏月二十五日晚，予誦書罷，方奕，忽得兵部侍郎周公報，云汝消息不佳，吾歛奕不勝悲。或言虛實未可知。俄收弟濟報，果然，即以翌日成服。……考所生母曾氏，亦累贈淑人，大丞相贈太師魏國忠獻公張公浚大書題其墓曰「有宋直臣胡銓所生母孺人曾氏之墓」……吾名汝曰瀟，字曰幾道。……乾道癸巳，吾時任敷文閣直學士，以南郊恩次當奏弟浹，浹曰：「有同堂兄某在。」遂奏汝。……越明年夏四月佯來，言已抵行在所類試，試已即覲省。吾喜甚，令掃室以待。秋八月二十有九日，書忽來告疾，且云取道三衢以歸，吾悵然惘然。……嗚呼哀哉！汝病吾不知時，汝歛吾不知日，哭不得憑其棺，崩不得臨其坎，事同退

66. 魏象樞：《庸言》，見〔清〕陳宏謀輯：《五種遺規》（北京：線裝書局，2015年），頁248。

67. 〈大唐故泗州司馬叔苗善物墓志銘並序〉，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卷333，頁3817。

68. 〈唐范陽盧夫人墓誌銘〉，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一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頁384。

69. 《全宋文》冊196，卷4326，頁80。

70. 楊果：〈宋人墓誌中的女性形象解讀〉（《東吳歷史學報》，第11期，2004年），頁244-254。

71. 《全宋文》冊196，卷4327，頁97-98。

72. 楊向奎：〈親屬自撰墓志文的敘事特點及其文學意義〉，《中國文學研究》，2018年01期，頁65。

之，情分越之。自今以往，教汝子待其成，長汝女需其嫁，亦不忘退之之誓。<sup>73</sup>情感深摯，悲慟悽婉氛圍環繞全篇。惟墓誌銘向來多以第三人稱筆法敘寫，作者常娓娓記錄墓主名諱、履歷、壽年等資訊，本文卻不斷以「汝」呼喚墓主，彷彿面對墓主追憶往事，傾訴哀曲。且自開篇便細膩記載「予」誦書「罷」、「方」奕等情事，不時穿插「不勝悲」、「喜甚」、「悵然惘然」等作者情緒，「予」、「吾」等自稱詞貫串全篇，統攝主軸。標榜「有宋直臣胡銓」、「吾名汝」之處，更突顯作者於文中之分量。

本文甚少描繪墓主胡灞(1133-1175)其人其事，而著重敘寫作者與墓主之情感、期待重聚歡談之喜，未料墓主遽然離世，作者悵惘悲痛難言。正如韓愈、韓老成(770-803)般，胡銓與胡灞為叔姪關係，然「情分越之」<sup>74</sup>，故而文末化用韓愈〈祭十二郎文〉：「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sup>75</sup>以抒傷悲，並許諾關照胡灞子女，告慰墓主在天之靈。

另需注意者在前引數篇親屬墓誌銘，篇題皆以作者為核心而直書墓主為其兄、姪等，讀者自題目仍可得知墓主字號，然「瞻軍」實為官銜而非墓主名字，立題較特殊。

〈瞻軍姪墓誌〉融攝祭文筆法之情形，降低墓誌銘「俾傳於無窮」<sup>76</sup>之應用功能，而增強其「真情實意，溢出言辭之表」<sup>77</sup>成分，致使墓誌銘傾向「以道達情意為尚」<sup>78</sup>之祭文，作者與墓主「有深交有真情，行文之際，自然感人」<sup>79</sup>。惟前人曾言：「誌言天下之公，祭盡一身之私也。後人作尊者狀，多插入自己事，是何足與言文乎！」<sup>80</sup>以公、私區分誌、祭差別，並嚴厲批判「插入自己事」之不識體例，適可作為對照，突出胡銓墓誌銘之奇特。

如前所析，胡銓多篇親屬墓誌銘皆有私人化情形，究其原因，或在於其對墓誌銘寫作格式之認知有別於世俗慣習，故突破常規以自創新局。其次，當因墓主多為胡銓至親晚輩，作者悲痛難抑，不肯泛泛縷述墓主十三事行禮如儀。<sup>81</sup>此外，或因墓主行治、履歷可書者較少，故胡銓改書彼此往來互動往事，避免內容太過單薄貧乏。

胡銓於親屬墓誌銘中「以道達情意為尚」、展現自我情懷，實為有意為之結果，尚

73. 《全宋文》冊196，卷4325，頁60-61。

74. 同前註，頁61。

75. 《韓愈古文校注彙輯》卷6，頁1623。

76. 〔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頁174。

77. 〔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頁67。

78. 同前註。

79. 柯慶明：《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頁212。

80. 此為王聞修評論歐陽脩〈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之語，見〔清〕清高宗選輯，馬清福主編：《唐宋文醇（中）》（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5年），卷32，頁398。

81. 〔明〕王行云：「墓誌銘書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曰諱、曰字、曰姓氏、曰鄉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歷、曰卒日、曰壽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見氏著：《墓銘舉例》，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十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冊360，卷1，頁1。

可以〈十九叔墓誌銘〉、〈孺人張氏墓誌銘〉、〈通判兄墓誌銘〉三篇參證。<sup>82</sup> 此三文分別假託為同朝官員李正民(?-1151)、張洪(?-?)、李光(1078-1159)所作，文中雖亦出現作者自稱之「予」，並以「以從弟銓狀來乞銘」、「予與銓為文字遊」、「邦衡請不懈」說明撰作原由，然實以旁觀者角度記載墓主事蹟，作者與墓主保持相當距離，較理性節制情感。

〈從周弟墓誌銘〉則為另種類型。前文曾言此篇之乾隆本與四庫本頗有差異，就內容與筆法而言，乾隆本首句便為「某」字，其後屢以「某」提說自身經歷，以及「從周與某齒最近，親講說為密」之具體事例，文末復以從周託夢屬銘勾連「某泣曰：『周公豈欺我哉！』」，情味濃郁。而全篇十一次「某」字穿插登場，作者身影無處不在。輔以向子諲(1086?-1153?)、張浚(1097-1164)、劉庠(1023-1086)等人之對話實錄，皆使墓主形象立體生動，文章變化多姿，耐人品賞。

四庫本以「君姓胡，諱鎬，號文岡，字從周，銓從父弟也」介紹墓主，其後依時間序簡錄重要經歷，張浚推薦一事則僅以幾字敘述，未如乾隆本般摘引薦詞。墓主倦遊、清坐、議古、託夢等情節皆未言及，記事條暢，文字扼要直接，實用性強，惟未含蘊兄弟間之情韻，動人力量顯有不足。

關於墓主家人，乾隆本記載胡鎬「皇妣孺人任氏、孺人羅氏」、「娶陳氏，繼取劉氏，皆封孺人」、「孫男三人，棫、移、栩」；四庫本則載「母任氏、羅氏，俱贈安人」、「陳氏封宜人，繼劉氏封孺人」、「孫男十一：棫、杜，汲出；栩、樞、檉，濤出；杙、桂、梗、楨，沔出；榮、櫟，澗出」。因安人、宜人之位階皆高於孺人，且四庫本所載墓主孫男人數遠較乾隆本多八位，當可推知四庫本後出。

就二版本篇章所承載之資訊、功能性、抒情性等面向思考，乾隆本極可能為胡銓初撰稿本。當胡鎬於乾道九年(1073)九月丁未亡逝後，胡銓於淳熙元年(1074)四月作〈從周弟墓誌銘〉，雖時光已過六月餘，然喪弟椎心之痛仍未平復，故文中情感洶湧翻騰，「可悲也已」、「罔罔若有失」、「泣」等字詞自然宣洩，並以較長篇幅詳述墓主事蹟、生前言談。四庫本或為刻石而刪節改寫，較便應用，未能呈現胡銓內心情感。

綜上所析，無論自設命篇題之用意、文章開篇寫法、字詞安排等層面考察，皆可得見胡銓倒轉墓主與作者主客地位之用心。墓誌銘作者不再僅僅扮演代筆、敘事角色，反躍居主角，甚至以抒寫作者與墓主情誼、作者對墓主亡逝之感受為重，即使因此省略墓主行治履歷等訊息亦無妨。凡此種種，皆可見知胡銓改易墓誌銘傳統，展現自我創作意識之跡證。

### 三. 銘辭之殊異寫作

改變書寫角度，不以「論列德善功烈」<sup>83</sup> 為重，反以抒情為主之外，胡銓墓誌銘之

82. 分見《全宋文》冊196，卷4331，頁155-157、158-159、162-166。

83. 〔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頁66。

誌、銘配置情形亦有特殊之處。一般墓誌銘多以散文寫誌，述錄墓主十三事；銘辭則以讚頌、致哀、勸慰為主，多以韻文寫就，且幾皆誌長銘短。

胡銓則有多篇墓誌銘以極長篇幅書寫銘辭，甚至全篇僅有銘而無誌，如〈龍圖閣學士贈少傅趙公墓誌銘〉<sup>84</sup>、〈廣東經略余公墓誌銘〉<sup>85</sup>、〈靖州太守李承議墓誌銘〉<sup>86</sup>、〈承議王公墓誌銘〉<sup>87</sup> 四篇皆「誌短銘長」，誌銘篇幅相差懸殊。為免繁冗，此舉字數較少之〈承議王公墓誌銘〉為例：

紹興丙辰六月辛亥，右承議郎、前廣南東西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王公以疾卒於家。越三月，其孤少炳奔走來告，卜以十一月乙酉奉窆於廬陵縣儒行鄉清塘山之原，且以從父兄有開狀來乞銘於某，曰：「此治命也。」予惟予伯氏仲氏，昔從公學，後皆中進士第。某雖晚出，嘗辱公過從，國士遇我。士固感知己，況其孤速之堅乎？則叙而為銘。公諱廷老，字世臣。銘曰：

王氏中振，瑯琊臨沂。六世祖朴，東平焉依。有息來南，完亭如歸。曾大父邈，諱堯大父。再世不偶，而德則富。九人九疇，贈八品官。母蕭修封，亦貴九原。公當告孚，尚弗克學。兄舉進士，痛自振濯。隨時披覽，夜誦達朝。邑有許氏，書千牛腰，盡借以觀，若涉海廣。或撫奧篇，了辯如響。臨平薛公，六籍長雄，獨謂公文，逼西漢風。比郡書生，重繭北面，後多明經，踵躡受遺。事不可矧，六淹春卿。政和壬辰，乃特奏名。俛得一命，文學東武。官閱九遷，獲歿牖下。厥初諾仕，來賓是宰。奉常王昇，謂習儀采。舉以應制，召官曲臺。講聚闕遺，九閣大開。修夏祭書，復討鹵簿。俄充編修，九域志所。始安地曠，二十六州。武侯流馬，公實坐籌。憬彼南陞，官多賄攝，曹右膏粱，畏我面折。宣和四祀，進築隆兌，子來成域，人以永賴。由方伯奏，偃藩右藤。墨曹陳軫，驚沒萬繩。舉子李生，醉殺陶戶，獄逮連年，一語開悟。幕畫二廣，邸閣牢盆。鱷水地山，雷、化、新、恩。使者憚行，奮然請代。衆為公危，我獨不害。年七十五，康強怡愉。白盃起家，象服左魚。配張氏女，同生偕老。皓首成喪，涕泗行道。公子四男，元圭、東美，其三南強，皆以鮮死。幼則少炳，潘尪之黨。蓋三女子，前各長往。呂仔、胡著，段氏令問。且學且耕，宣惟諸債。顯德三《禮》，袞衣暨裳，左右會緝，合十八章。毳冕虎雉，不施宗彝，考古則乖，聶承鄭非。遂箴膏肓，引經據援。書成來上，十有五卷。《春秋》應禮，五十七條。於權新長，孰為宜褒。他文歌詩，其卷六十。藏家未施，待後有立。公姿遺直，表順中堅。坐是不容，如窶數然。有來資求，河江傾瀉。稗官齊諧，媿媿炙輶。八十抄書，沈隱方駕。長松偃蹇，雪虐風饕，將萬里行，發軔則膠。由我者吾，不我者天。不

84. 《全宋文》冊196，卷4325，頁62-68。

85. 《全宋文》冊196，卷4328，頁117-121。

86. 《全宋文》冊196，卷4330，頁145-147。

87. 《全宋文》冊196，卷4330，頁148-149。

諧其須，有御不祛。宅厥幽墟，以昌其孤。<sup>88</sup>

誌文簡要記錄墓主王廷老(1072-1136)亡故時間、家人請銘過程，以及胡銓與墓主關係後，便長篇敘銘。銘辭詳述王氏中振之地、先祖、父母、妻兒，以及墓主品性、學識、行治、著作等事，一般誌文所應書記之內容多移置銘辭，末尾「宅厥幽墟，以昌其孤」方與多數銘辭寫法相同。章學誠(1738-1801)認為「兩漢碑刻，六朝銘誌」<sup>89</sup>「銘為正文，而誌不過為銘作緣起之義也。故銘長而誌短，或銘誌長短相仿，體之正也，漢碑之舊法也。」<sup>90</sup>考諸〈承議王公墓誌銘〉，誌正是為銘作緣起之義。章氏復云：

銘者，詩騷之流，長言詠歎，正為短誌傳神，所謂繁簡各有當也。乃論者以為誌短銘長，不合體式，不知論者以如何為文體式也？韓公作〈劉統軍碑〉，誌不滿二百言，銘辭四百七十餘言，不聞劉統軍人品減色，韓昌黎文失體裁。且此亦不始於韓，上自漢、魏，下迄宋、元，殆於更仆難數，不知論者曾見否也？<sup>91</sup>

所舉〈劉統軍碑〉、「上自漢魏」，似多就「碑」而言，章氏嘗遍閱《文苑英華》及韓愈全集「求其誌短銘長，卻不多見」<sup>92</sup>、「漢碑固亦有之，而不甚多」<sup>93</sup>，可見「誌短銘長」似非多數文人認同之作法，「不合文格」<sup>94</sup>之疑，其來有自。

另須注意者，乃碑文與墓誌銘雖常合稱「碑誌文」、「碑版文」，然二者仍有異同。純就墓誌銘而言，北朝墓誌「有只存銘文而無誌序的文體體制」<sup>95</sup>，現可見碑版中，北魏〈元融妃穆氏墓誌〉誌短銘長，<sup>96</sup>北魏〈封口妻長孫氏墓誌〉誌、銘長度略等，<sup>97</sup>北周〈韋彪妻柳遺蘭墓誌〉誌文明言為「柳遺蘭之墓銘」，故文章以銘辭及世系為主。

學者另舉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501)之〈元羽墓誌〉、正始四年(507)〈元鑿墓誌〉、永平二年(509)〈元融穆氏墓誌〉、孝明帝熙平二年(517)〈王誦妻元貴妃墓誌〉諸篇為例，說明北魏便有誌短銘長、銘辭為主之情形。<sup>98</sup>惟以上數篇皆為近世出土文物，文人別集中少見此類風貌。此外，上引篇章之銘辭仍多以頌讚為主，與胡銓作法有別。

88. 《全宋文》冊196，卷4330，頁148-149。

89.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外篇一，〈墓誌辨例〉，頁490。

90. 同前註，頁490-491。

91. 同前註，頁490。

92. 〔清〕章學誠：《丙辰札記》，收入劉世珩編輯：《聚學軒叢書》（臺北：藝文出版社，1975年）第三集，頁677。

93. 同前註。

94. 同前註。

95. 林登順：《北朝墓誌文研究》（臺北：麗文文化公司，2009年），頁142。

96. 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63。

97. 同前註，頁108。

98. 魏宏利：《北朝碑志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16年），頁128。按，〈元融穆氏墓誌〉應即前文之〈元融妃穆氏墓誌〉，篇題不同，未知何故。

據前引章學誠之辨例，以及胡銓對韓愈之接受狀況觀之，若欲明白胡銓銘辭變異問題，恐需先自〈劉統軍碑〉著手。<sup>99</sup>

唐憲宗元和九年(814)，韓愈為劉昌裔(752-813)作〈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sup>100</sup>，銘辭僅有「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後人之慶」六句。同年又應故吏門人之請而撰碑銘以顯之，成〈劉統軍碑〉。因「公既為墓銘，今又有碑。若將生平事重複更敘，雖大手筆亦不能工。故變調作為韻語，與墓銘初不相犯」<sup>101</sup>，而「此文銘詞極長，異於他作，然實以散文體格施韻語，不事粧點，振筆直書」<sup>102</sup>。〈劉統軍碑〉銘辭達488字，依序錄詠墓主祖籍、先世、形貌、行治、軍功等事，架構與〈承議王公墓誌銘〉類似，胡文之「王氏中振，瑯琊臨沂。六世祖朴，東平焉依」與韓文「劉處彭城，本自楚元。陽曲之別，繇公祖遷。公曾祖考，為朔州守」神似，胡銓或曾受此文啟發而有誌短銘長之嘗試。

胡銓另篇誌短銘長之文〈龍圖閣學士贈少傅趙公墓誌銘〉，宋人趙與峕(1175-1231)曾云：

班孟堅作〈揚雄傳〉，獨載所為文，歷官行事顧列於贊中，它傳皆不然。韓退之作〈劉統軍碑〉惟書門人故吏之言，而世系事實，悉具於銘詞，正用此體。近世惟胡忠簡作〈趙龍學子瀟墓銘〉亦然，誌特書世系葬日而已。<sup>103</sup>

將班固〈揚雄傳〉、韓愈〈劉統軍碑〉、胡銓此文置於同一淵源脈絡，並強調「近世惟胡忠簡作〈趙龍學子瀟墓銘〉亦然」，可見倣效者甚少。

明人王行(1331-1395)則自形式比較，認為王安石(1021-1086)〈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sup>104</sup>「序略銘詳，同韓文〈劉統軍碑〉例也」<sup>105</sup>，而「神道碑的主要內容如家世、名字、里貫、仕履，一般的碑文均置序中，而此碑卻置銘中」<sup>106</sup>。因墓主梅詢(964-1041)亡故後，歐陽脩曾於仁宗慶曆二年(1042)撰〈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sup>107</sup>，王安石此文作於熙寧元年(1068)，或為避重複，故改採〈劉統軍碑〉般作法。

99. 此篇題目，各版本頗有出入，另有：右龍武統軍劉公墓碑銘、唐故右龍武統軍劉公墓碑、劉統軍墓碑銘、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龍武統軍贈潞州大都督彭城劉公墓碑、劉統軍碑銘、唐故龍武統軍劉公墓碑六種記載（參見《韓愈古文校注彙輯》，卷6，頁1887-1888），其中三種直書為「碑銘」，「銘」之重要性突出，另三種則名為「墓碑」。

100. 《韓愈古文校注彙輯》，卷6，頁2131-2145。

101. 〔清〕林紓《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劉統軍碑》（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頁43。

102. 同前註。

103. 氏著：《賓退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卷4，頁43。

104. 《全宋文》冊65，卷1410，頁97-98。

105. 氏著：《墓銘舉例》，卷2，頁23。

106. 曾棗莊：《文化、文學與文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330。

107. 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卷27，頁730-733。

韓、王二文均屬神道碑，若因「墓誌銘宜簡而要，神道碑銘宜雅而詳」<sup>108</sup> 而致篇幅詳長，似可理解，然王安石〈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sup>109</sup>、〈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sup>110</sup>，既非神道碑，又毋須擔憂「將生平事重複更敘」，為何仍以誌短銘長方式書寫？徐師曾(1517-1580)《文體明辯》將上列王氏三文皆標為「變體」，稱「事在銘內，別是一體」<sup>111</sup>、「虛作誌文而銘內始敘事者，亦變體也」<sup>112</sup>，推測王安石當是有意開創碑誌新體。

其後，劉摯(1030-1098)、李昭玘(?-1126)各有一篇此類變體之文，<sup>113</sup> 黃庭堅(1045-1105)三篇。<sup>114</sup> 胡銓四篇之數超越諸家，且銘辭動輒在千字以上，僅〈承議王公墓誌銘〉約五百餘字，其著意為之之用心顯明易見。

胡銓可能自韓愈、王安石墓誌銘獲致靈感，故亦以誌短銘長、銘內敘事方式書寫，以續推創新變手法。然前引韓、王諸家所撰之銘辭多約五、六百字左右，未有如胡銓般長篇鋪排情形。胡文所以如此，原因或有二端，一乃南宋碑誌文常自「言簡而著」改為追求「繁言而信」，以致「繁其文」「備其行事」，<sup>115</sup> 篇幅愈趨增長。二與好作騷賦有關，「尤刻意《詩》、《騷》」<sup>116</sup> 當有影響。

胡銓現存抒情小賦、散體大賦各一篇，前者為〈及老堂賦〉，<sup>117</sup> 乃胡銓贊美長彥姪孝母榮親之作，後者為晚近發現之〈衡陽瑞竹賦〉，<sup>118</sup> 計2920字，文中堆疊諸多舟部、魚部、木部、玉部生僻詞語，<sup>119</sup> 鋪陳詳盡，巧構形似，饒富漢賦風采。此外，胡銓有數篇記文屢於文末擬作《楚辭》，據統計，兩宋之交騷體文學計約300篇，其中胡銓撰有

108. 王行：《墓銘舉例》卷1，頁14。

109. 《全宋文》冊65，卷1413，頁138-140。

110. 《全宋文》冊65，卷1417，頁195-196。

111. 通行之《文體明辨序說》，僅摘錄徐師曾《文體明辨》中各文體之小序。實則該書乃依文體分類編選作品之選本，目錄及各篇文章正文處皆標示「正體」、「變體」，每一文章後方，復有諸多按語。惟「小序」以外之內容僅存於完整刻本中。此處所參為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1591)刻本《文體明辨》（以下簡稱為「明刻本《文體明辨》」），目錄、卷53頁47a、卷57頁7a。

112. 《文體明辨序說》，頁109。

113. 劉摯〈吳郡君墓誌銘〉，《全宋文》冊77，卷1682，頁179-180。李昭玘〈壽安縣君卞氏墓誌銘〉，《全宋文》冊121，卷2616，頁261-262。

114. 黃庭堅〈吏部侍郎魏公神道碑代李尚書作〉（《全宋文》冊108，卷2333，頁40-43）、〈劉咸臨墓誌銘〉（冊108，卷2335，頁80-81）、〈朝請郎知吉州畢公墓誌銘〉（冊108，卷2334，頁45-47）。

115. 此二行引號文字皆出自歐陽脩〈內殿崇班薛君墓表〉（《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卷24，頁673），所言乃就碑銘史古今異同而發，非專論南宋碑誌，然借以論南宋情形，似亦符合。

116. 同註18。

117. 《全宋文》冊195，卷4299，頁34。

118. 見《永樂大典》卷19866，《海外新發現永樂大典十七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頁637-643。

119. 參見胡建升〈胡銓《澹庵文集》及佚賦考〉，《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3卷2期，頁102-109，2007年6月。

13篇，數量位居前茅，而於記文中雜入騷辭者，則屬胡銓最多。<sup>120</sup> 另如〈衡陽觀音寺殿記〉幾乎皆以典美字句鋪陳觀音寺殿外觀與建造情事，僻字奇文充溢全篇，漢賦風格明顯。<sup>121</sup> 〈清江經史閣記〉亦以華美鮮麗詞采刻畫經史閣形貌及周遭景物，鋪張揚厲，部分字詞化自漢賦，如「雕礪居楹」與〈西京賦〉「雕楹玉礪」近似。<sup>122</sup> 而胡銓騷辭被盛讚為「靈均以來，一人而已」<sup>123</sup>，更可知其成就。

誌短銘長之外，胡銓另存一篇有銘無誌之作，亦具特色，全文如下：

君姓胡，籍廬陵，字世美，諱曰僞。曾大父，家詩書。祖諱諒，官則卑。考方中，薦於鄉。及我兄，學益強。自少時，幹蠱聞，躬勞苦，先諸昆。父非罪，縲絏中，身請代，守悅從。建炎季，寇縱衡，輦其母，脫亂兵。冢兄死，祭則隳，出次息，俾後之。晚多故，不可磯，投銛者，鵝蚌持，一笑祭，卒交綏。遂漫浪，詩酒徒，時感愴，歌殯虞。歲在午，月季商，日癸卯，忽以亡。五十四，不得年，兆文水，龍岡原。歲在申，月孟陬，日壬寅，窆其丘。娶劉氏，子三人，長昌國，次昌圖，幼昌固，皆業儒。粵二女，亦有歸，倪師周、曾廷輝。孫二男，一女兒。從兄份，衡教官，命族弟，編修銓，石碑詩，永厥傳。<sup>124</sup>

上引〈世美兄墓誌銘〉全篇計以68句三言韻文組成，自首句「君姓胡」始，接連介紹墓主胡僞(1085-1138)諱、字、族出、履歷、卒日等十三事，請銘者、作者身分亦於末尾明確記錄。大抵而言，銘與誌雖可有重複（縮寫）、補充、各有側重、渾然一體四種關係，<sup>125</sup> 然通常「撰銘以銘德」、「勒序以序行」<sup>126</sup>，銘辭確「以褒美為主而不是以記事為主」<sup>127</sup>。〈世美兄墓誌銘〉未見誌文，佚失脫漏或全未撰寫，因史料不足，暫難斷定。然若與前四篇誌短銘長作品並觀，且就現今胡銓作品留存狀況綜合考量，〈世美兄墓誌銘〉全貌或即如前所抄錄內容。

徐師曾認為「曰墓誌，則有誌而無銘。曰墓銘，則有銘而無誌」<sup>128</sup>，就題名分判誌、銘之有無，而「云誌銘而或有誌無銘，或有銘無誌者，則別體也」<sup>129</sup>。考察墓誌銘發展史，題為「墓誌銘」而「有銘無誌」者，確較少見，任昉(460-508)〈劉先生夫人墓

120. 參見馮倩：《兩宋之交騷體文學研究》（河北：河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6月），頁46-52。諸位文人所撰超過10篇者，計有王十朋19篇、孫覿17篇、李綱13篇、洪适12篇。

121. 《全宋文》冊195，卷4321，頁389-391。

122. 《全宋文》冊195，卷4321，頁384-386。

123. 同註14。

124. 《全宋文》冊196，卷4331，頁157-158。

125. 參見孟國棟、胡可先〈論墓志文體誌文和銘文的特點、功用及相互關係〉，《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2卷第6期，頁56-58，2012年11月。

126. 俱見鄭馥〈唐故處士賈公墓誌文〉，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七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頁23。

127. 孟國棟、胡可先〈論墓志文體誌文和銘文的特點、功用及相互關係〉，頁55-56。

128. 《文體明辨序說》，頁107。

129. 同前註。

誌〉為北魏正始三年(506)左右作品，時代較早，通篇四言，共24句。<sup>130</sup> 唐時韓愈〈盧渾墓誌銘〉亦有銘無誌，全篇僅「前汝父母右汝兄，汝從之居，視汝如生。遷汝居兮，日月之良。汝居孔固兮，後無有殃。如不信兮，視此銘章」9句，<sup>131</sup> 以騷體為主。另篇〈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亦有銘無誌，且全以三言寫就，文云：

胡之氏，別於陳。明允先，河東人。世勤固，戴厥身。籍文譜，進連倫。惟明允，加武資。牛力虎，柔不持。吏夏陽，有施為。去平陽，民思悲。河東土，河陸原。宜茲人，肖後完。五十七，不足年。孤兒啼，死下官。母弟証，秩大夫。撫君遺，哭泣書。友韓愈，司馬徒。作後銘，系序初。<sup>132</sup>

「胡之氏，別於陳」與胡文起筆類似，續寫族出、行治後，以「五十七，不足年」記錄墓主胡明允(?-?)壽年，胡文「五十四，不得年」高度相像；「母弟証，秩大夫。撫君遺，哭泣書。友韓愈，司馬徒」與胡文「從兄份，衡教官，命族弟，編修銓」筆法亦相近。然韓文末二句明言「作後銘，系序初」，可見前有誌文，惟誌文應已亡佚，且恐非韓愈所作。

線索一在於本篇題目另作「唐故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但二題均標示「墓銘」，是知韓愈撰作時已明確定位為單書「銘」。線索二為梁玉繩(1744-1792)曾列舉多則實例，證明「古人碑文前序後銘，不盡出一人之筆也」<sup>133</sup>，而「兩人分撰誌銘」自漢碑即有，唐代至少有18例，<sup>134</sup> 北宋賈黯(1022-1065)墓誌銘，即「太原王珪為之序，成都範鎮為之銘」<sup>135</sup>，胡明允誌、銘應即分請二人書撰。

北宋亦存「有銘無誌」之墓誌銘，然未必為誌、銘由二人分撰之結果，部分乃源於文人黨爭顧慮，為避禍而不得已選擇之方式，如晁補之(1053-1110)〈資政殿學士李公墓銘〉全文不足二百字，絕少述記墓主李清臣(1032-1102)行治、遊歷等實質作為，反好言「仁宗大德，好生如天」、「神宗稽古，出百王上」之類頌揚君皇文詞，末以「天子萬年，公有令譽」作結。<sup>136</sup> 上官均(?-?)〈葉祖洽墓銘〉亦僅百餘字，先推崇「神宗獨運，以古為制。章明六經，策以經濟」後，方引出墓主「放詞汪洋，克當帝意」、「安於譽誹，自信不疑」之德行。<sup>137</sup> 銘辭多堆疊頌美文字，少述墓主具體貢獻，尤不涉當

130. 〔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卷44，頁3204-1。

131. 同註49，首句「右汝兄」，各版本所載不同，計有：右汝弟兄、後有汝兄、後有弟兄三種文字，詳參《韓愈古文校注彙輯》頁2895。

132. 《韓愈古文校注彙輯》卷6，頁1776。

133. 氏著：《志銘廣例》，見朱記榮輯：《金石全例》（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上冊，頁510。

134. 參楊向奎：《唐代墓志義例研究》，頁176-186。

135. 〈賈黯墓誌銘〉，《全宋文》冊53，卷1159，頁269。

136. 《全宋文》冊127，卷2742，頁71。此文篇題，文淵閣四庫本作「墓銘」，《全宋文》作「墓誌銘」。

137. 《全宋文》冊93，卷2036，頁343-344。

時政治紛爭、朝中大臣，致使墓銘稍嫌空洞浮泛，而無真切情韻。

至於三言韻語問題，「銘之為體」本即「有三言、四言、七言、雜言、散文」<sup>138</sup>，蔡邕(133-192)雖有三言韻語之碑銘，「但四言韻語的形式占了絕大多數，當是碑銘語體的正宗。後人則遵循蔡邕的模式，使四言韻語最終成為碑銘的規範語體」<sup>139</sup>，因此，「從東漢蔡邕到北朝庾信，碑誌文的銘詞部分一般採用四言韻語的形式對序文內容進行綜括」<sup>140</sup>，三言銘辭之文例較少，南宋朱熹(1130-1200)〈女已埋銘〉<sup>141</sup>、劉宰(1167-1240)〈皇考雲茅居士朝奉壙銘〉<sup>142</sup>已屬廣義碑誌文範疇，與胡文不同。

綜上比較，可推知〈世美兄墓誌銘〉與韓愈〈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之架構、形式、筆法等雖多有相似處，然胡文應非二人分撰誌、銘情形，而可能為胡銓刻意選用之體式。承繼韓文特色外，胡銓另有轉化。一方面將原由誌文擔當之敘事功能改入銘辭承載，降低銘辭主要之頌美性質，與北宋作品有別；一方面豐富銘辭內容與篇幅，融合作者真摯情懷，而非空泛應酬文字。並以傳統碑誌文較少採用之三言韻語書寫，既有生新殊異格調，又兼吟誦流暢之聲情美感，一舉數得。

#### 四. 奇崛詞語之新創

胡銓文章曾經周必大、楊萬里分評為「用事深遠，措詞奇崛」<sup>143</sup>、「隱帙奇字，旁摠遠擷。初占之者，口呿語難，徐綜其緯，理順脈屬」<sup>144</sup>，胡與周、楊二人關係密切，如周必大曾自白「自少知慕公名德」<sup>145</sup>，「郊居從游幾十年」<sup>146</sup>，《宋元學案》甚至將周必大列為胡銓門生。<sup>147</sup>楊萬里則於胡銓執門生之禮，<sup>148</sup>曾為胡銓撰述行狀，為其文集作序，「在朝堂講壇之外，胡楊二人亦多有山水勝游、詩詞唱和」<sup>149</sup>。於此情形下，二人提舉「奇崛」、「奇字」為胡銓字詞特色，應具可信度。

以墓誌銘為例，胡銓創用多組新異詞語，<sup>150</sup>極富意義，如「鍔石」一詞，現有22

138. 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頁108。

139. 李士彪：《魏晉南北朝文體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4年），頁52。

140. 于景祥、李貴銀編著：《中國歷代碑志文話》（瀋陽：遼海出版社，2009年），上冊，頁54。

141. 《全宋文》冊253，卷5683，頁148。

142. 《全宋文》冊300，卷6857，頁335。

143. 同註18，頁235-236。

144. 楊萬里：〈胡公行狀〉，《楊萬里集校箋》，頁4510。

145. 同註132。

146. 同前註。

147. 黃宗義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34，〈武夷學案〉，頁1199。

148. 楊萬里〈跋張魏公答忠簡胡公書十二紙〉云：「紹興季年，紫岩謫居於永，澹庵謫居於衡。……萬里時丞零陵，一日並得二師。今犬馬之齒七十有六，夙夜懼此身將為小人之歸，復見此帖，再拜三讀。二先生忽焉，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全宋文》冊238，卷5325，頁296。

149. 彭潔明〈南宋名臣胡銓交游考——以〈戊午上高宗封事〉為中心〉，《湖南工程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頁72。

150. 關於胡銓詞語是否為新創之判斷依據，乃查檢「籍合網」（內含「中華石刻數據庫」、「中華經典古籍庫」等多項數據庫）、「中研院漢籍電子資料庫」、「中國古籍基本資料庫」、「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

用例，其中8例用於墓誌銘中，皆為胡銓作品，另14例時代皆晚於胡銓。與「鍍石」相關之「棚辭」共有10例，全見於胡銓墓誌銘，其中5例為「鍍石棚辭」，意指將葬辭刻石。一例置於最後一句：「鍍石棚辭詔來哲」<sup>151</sup>，另四例為銘辭倒數第二句，分云：「鍍石棚辭，俾來者有考」<sup>152</sup>、「鍍石棚辭，以穀來哲」<sup>153</sup>、「鍍石棚辭，婉變者之怛兮」<sup>154</sup>、「鍍石棚辭，于蒸彝鼎兮共敝」<sup>155</sup>，皆為該文收結。除肯定亡故者德行「不朽茲卜」<sup>156</sup>，「刊石傳芳」<sup>157</sup>、「式垂後裔」<sup>158</sup>外，亦具存史留證或戒誨世人效用，有別於一般銘辭之頌美勸慰。

其中「鍍石棚辭，婉變者之怛兮」較特殊，墓主羅斐恭(?-1168)與胡銓「幼同泮水，長同上庠，又為同年生」，交誼密切，相知尤深。胡銓於誌文中依序錄記墓主名諱、族出、任官各地之治績，多以對話重現羅公音容笑貌，形象栩栩如生。盡職記述葬日、葬地、墓主著作後，本可循例接入「銘曰」，胡銓卻調轉筆鋒，追憶二人往來舊事，藉墓主之口帶出「邦衡此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肯定，並讚揚墓主「不畏強禦」之勇氣與剛直，尤對照「權臣當國，飛鳥不敢問」之險惡形勢，一「獨」字便能刻劃羅公傲岸高峻身姿。<sup>159</sup> 銘辭曰：

嗚呼武岡，誰不絜楹以容，公戛戛兮。箝默以為能，公獨介兮。羞彼突梯，玉折竹裂兮。忠以為信邪，莫克侵軼兮。辭寵而就祠，得勇決兮。直羸近禹麾，一何傑兮。揉劑廁而不試，古所嗆兮。鍍石棚辭，婉變者之怛兮。<sup>160</sup>

非以誌文主要記載之治能、知人等事蹟為歌詠焦點，反順接誌文末尾之「獨」而開展「介」、「勇」，棚辭擔當之職務以警惕婉變者為重。至此，「鍍石棚辭」既以新創語詞而具陌生化效果，吸引讀者注意，於形式上有所改革外，亦以其實質承載之功用有別於前，而於內涵上有所突破。

另可玩味者在「婉變者」疑為韓愈首用之詞，韓愈與墓主張署(?-816)之友情，奸佞構陷與己身堅守直節等情形皆與胡銓、羅斐恭類似，「彼婉變者，實憚吾曹」<sup>161</sup> 對比

---

版」之結果，未收入上述資料庫之史料，因無法全面翻檢，暫不處理。本文所謂新創或比較用例之意見，自會因檢索所限而有未必正確之過，方正大家幸諒之。

151. 〈諸王宮教授徐奉議墓誌銘〉，《全宋文》冊196，卷4327，頁97。

152. 〈楊君文卿墓誌銘〉，《全宋文》冊196，卷4326，頁88。

153. 〈會昌縣東尉羅迪公墓誌銘〉，《全宋文》冊196，卷4327，頁103。

154. 〈武岡軍太守羅公墓誌銘〉，《全宋文》冊196，卷4329，頁133。

155. 〈興國軍太守向朝散墓誌銘〉，《全宋文》冊196，卷4330，頁142。

156. 〈貴州防禦使陽曲伯張公墓誌銘〉，《全宋文》冊196，卷4328，頁114。

157. 〈唐故威衛兵曹參軍王府君墓誌銘序〉，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匯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1532。

158. 〈陳大夫墓誌銘〉，《全宋文》冊196，卷4331，頁169。

159. 同註155，頁130-133。

160. 同前註，頁132-133。

161. 〈祭河南張員外文〉，《韓愈古文校注彙輯》卷5，頁1546。

有力。或因此，胡銓承用「婉孌者」一詞，加上新創「鋟石墉辭」，改易銘辭面貌。

〈武岡軍太守羅公墓誌銘〉外，胡銓〈祭蕭清節先生文〉亦用「婉孌者」，韓愈至胡銓間則似無其他文人沿用此詞，此現象一則顯示胡銓屢受韓愈影響，一則證明胡銓好用此詞。

此外，「鋟石墉辭」尚有一重要價值，即胡銓創組新詞之努力，可成為考辨作品之輔據。

〈楊君文卿墓誌銘〉云：「澹庵先生今侍郎胡公某於贛」<sup>162</sup>，《全宋文》疑「此文似非胡銓所作」、「若此文為銓所撰，豈能自稱如此！否則『澹庵』至『胡公』等字為旁人所批而誤入正文」<sup>163</sup>，因「疑未能明」，故姑列為附錄收存。實則，細審文義、脈絡，以及楊萬里與張九成(1092-1159)、胡銓、張浚三人之交遊情形，即知「澹庵先生今侍郎胡公某於贛」一句應非「旁人所批而誤入正文」。

至關緊要者，乃銘辭中之「鋟石墉辭」<sup>164</sup>四字，迄未見他人使用。此外，「仲潘」附於某月後以記日期之用法，此文外，僅見於胡銓〈跋東坡寫淵明詩〉「乾道改元四月仲潘」<sup>165</sup>，二詞皆堪稱為胡銓專屬詞彙。文中「橐鬻」一詞亦前未嘗見，明代方有文人續用。據此可證知，〈楊君文卿墓誌銘〉應為胡銓所撰。

與韓愈相關之新創詞語尚有多例，「髮獮」可為示例，〈德慶通守劉承議墓誌銘〉云：

會虜騎長驅淮上，邑瀕江，鳩民戒不虞，吏請徵發，公不可，止揭片紙與之期，民勸趨之。尚書某將出境假道，聞公之為，擊節歎賞，遂力推轂。衡陽懷公遺愛，始至庭，勞者相踵。邑當二廣之衝，左湘江、右蒸水，實一都會。先是為邑者以兩部使者所在，胥吏恃勢橫甚，又簪紳僑寓旁午，誑巧百出，動輒掣肘，煩言易生，往往令率以譴去。去邪洗手就職，逮鰥恤嫠，至桀黠吏必苗薶而髮獮之。撫字有多，催科以期，物物得職，曾不閱月，而邑以整暇聞。<sup>166</sup>

墓主劉獮(1103-1153)與胡銓同年進士，且才器加人數等，卻「不大顯於時，君子惜之」<sup>167</sup>，或因如此，胡銓著力描寫其卓異特出處，如「方髻鬢時，已穎脫其群」<sup>168</sup>、「治身齊家，字民格物」<sup>169</sup>。其後，墓主不畏恃勢蠻橫之胥吏，掃蕩凶暴狡詐之吏員，「苗薶」、「髮獮」頗具畫面感。「髮獮」目前查得僅胡銓二次使用，另一為「民之憔悴於

162. 《全宋文》冊196，卷4326，頁88。

163. 《全宋文》校勘按語〔一〕，見《全宋文》冊196，卷4326，頁88。

164. 同前註。

165. 《全宋文》冊195，卷4314，頁291。

166. 〈德慶通守劉承議墓誌銘〉，《全宋文》冊196，卷4326，頁82。

167. 同前註，頁83。

168. 同前註，頁81。

169. 同前註，頁83。

漁，未有甚於此時，敢乞苗薶髮獮，以大慰倒懸之望，使實惠及人，無一夫弗獲」<sup>170</sup>，與此文類似，皆書寫頌詠對象為民除害之魄力。

韓愈嘗有：「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薶而髮櫛之幾盡」<sup>171</sup>、「至紛不可治，乃草薶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sup>172</sup>之語，「苗薶而髮獮之」或源自此二段文字而加以融合創用。

〈德慶通守劉承議墓誌銘〉另有幾組詞語，亦疑為胡銓新創，如「風力凜凜」，前未有例。文中以「其治雖號風力凜凜，然嚴而不殘，當途皆才之」稱頌墓主宰邑治事之氣概威嚴，令人敬畏。「橐粥」、「狃敝」皆未尋得其他用例。另，胡銓以「戰其藝南宮」<sup>173</sup>描寫文士赴試情景，一般多作「校藝南宮」<sup>174</sup>、「較藝南宮」<sup>175</sup>、「試藝南宮」<sup>176</sup>，胡銓用「戰」字，簡潔生新，更能襯顯士子拼搏場屋，力戰群雄之奮勇艱辛精神，目前僅此一例。

另文之「攘襪」<sup>177</sup>，除胡銓外，尚未查得他人曾用此詞。潘岳(247-300)〈藉田賦〉「躡踵側肩，倚裳連襪」<sup>178</sup>曾見「襪」字，郭璞(276-324)《方言》注曰：「襪即袂字也。」<sup>179</sup>《說文》曰：「袂，袖也。」<sup>180</sup>可知「攘襪」即「攘袖」。曹植(192-232)〈美女篇〉：「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sup>181</sup>為人熟知，然胡銓捨棄文士習用之「攘袖」，改創「攘襪」，且有別於曹植之優美溫婉風格，而描寫「靖康初，湖南發民兵勤王，毅然攘襪問路無難色，人多其勇於義」<sup>182</sup>景象，情境、風韻皆顛反，達致新

170. 〈與范伯達小簡〉，《全宋文》冊195，卷4309，頁198。

171. 〈司徒兼侍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韓愈古文校注彙輯》卷7，頁2541。

172. 〈送鄭尚書序〉，《韓愈古文校注彙輯》卷4，頁1431。

173. 《全宋文》冊196，卷4326，頁81。

174. 陳長方〈謝及第啟〉（《全宋文》冊206，卷4573，頁161-162）、真德秀〈攻媿先生樓公集序〉（《全宋文》冊313，卷7169，頁151-152、劉克莊〈方秘書蒙仲墓誌銘〉（《全宋文》冊332，卷7639，頁68-74）。

175. 王珪〈呈景彝偶書〉（〔宋〕王珪：《華陽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1093）、史浩〈及第謝秦內翰啟〉（《全宋文》冊199，卷4411，頁369-370）、陳阜卿〈賀秦相孫及第啟〉（《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冊1，卷25）、魏了翁〈楊濟道鈍齋集序〉（《全宋文》冊310，卷7080，頁37-38）、文天祥〈知潮州寺丞東巖先生洪公行狀〉（《全宋文》冊359，卷8320，頁207-211）。

176. 王十朋〈送表叔賈元範赴省試〉；楊萬里〈送陳壻履常縣丞之官泰寧〉、〈送羅仲仁試藝南宮〉；袁燾〈通判沈公行狀〉。依次見於〔宋〕王十朋著：《梅溪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冊1，卷2、《楊萬里集校箋》冊4，卷40，頁2097、頁2098、《全宋文》冊281，卷6381，頁328-334。

177. 〈德興縣尉曾修職墓誌銘〉，《全宋文》冊196，卷4326，頁73。

178.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縮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卷55，頁5216a。

179. 〔晉〕揚雄撰，郭璞注：《方言》，《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年），冊214，卷4，頁240。

180. 〔漢〕許慎撰：《說文解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171a。

181. 〔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頁384。

182. 同註163。

寄生硬成效。

「菴窶」亦僅見於胡銓〈蕭君端偉墓誌銘〉<sup>183</sup>，「單窶」為胡銓〈陳君世望墓誌銘〉首用，<sup>184</sup> 其後元末明初胡翰(1307-1381)一用、明代宋濂(1310-1381)、王世貞(1526-1590)、李贄(1527-1602)等名家文章皆曾出現，惟計十餘次而已。「孤窶」於漢魏至宋代墓誌銘僅有三例，分為劉摯〈侍御史黃君墓志銘〉、范浚(1102-1150)〈右通直郎范公夫人章氏合祔誌〉、胡銓〈興國軍太守向朝散墓誌銘〉。<sup>185</sup>

據查，「窶」字於漢魏六朝碑刻僅見一次，唐代墓誌銘39例，宋代墓誌銘則有223條紀錄，<sup>186</sup> 數量大幅增加，其中多單用，如「窶甚」、「不窶」等，「貧窶」<sup>187</sup> 用例較多、「窮窶」<sup>188</sup>、「困窶」<sup>189</sup>、「飢窶」<sup>190</sup> 等組合亦有，多用以強調墓主或家人之貧窮。胡銓則計有9例，上引「菴窶」、「單窶」、「孤窶」皆頗為特殊、罕見，似刻意藉「菴」、「單」、「孤」強調孤獨無依之貧困境況，既具生動貼切之畫面感，更因新奇組合而令讀者感受深刻。

「闔闐」僅胡銓〈靖州太守李承議墓誌銘〉<sup>191</sup>、〈葛司成祠堂記〉<sup>192</sup> 二文使用，乃贊頌李發(1094-1174)「擢守臨沅，政本闔闐，所居民化，去思亡斲」，以及「闔闐之政，去而人思之」之景，皆強調施政有成，即使為政者亡去，百姓仍感念懷思。其中「闔」本指和樂，「闐」則有市垣之義，二字併用，藉同部首「門」字營造形象化效果，彷彿親見各家門戶內外和樂喜悅景象，生動獨特。

「嚴饌」古今亦僅一見，胡銓假託李正民名銜為從叔胡登臣(1063-1132)撰誌，以「性至孝，事長嚴饌，親極豐旨，而自奉約」<sup>193</sup> 言其孝愛親長作為，「嚴饌」、「豐旨」結構應同，「豐旨」指豐富甘美食物，「嚴饌」當謂「厚饌」，即豐厚之酒食菜餚，雖為新詞，然對仗工整，意義不難推求，別具趣味。

「監涸」目前僅見於胡銓〈興國軍太守向朝散墓誌銘〉，記述向澹(1106-1173)到任

183. 《全宋文》冊196，卷4329，頁134。

184. 《全宋文》冊196，卷4330，頁143。

185. 依次見於《全宋文》冊77，卷1680，頁151；冊194，卷4282，頁178；冊196，卷4330，頁140。

186. 檢索「中華石刻數據庫」所得數據，恐非各代使用「窶」之全貌，此處聊作比較基準而已。

187. 如崔敷〈宋故宋夫人墓誌銘〉、楊時〈張氏墓誌銘〉、趙崇〈宋故守宣教郎致仕趙公墓誌銘〉等共46例。

188. 王安石〈建陽陳夫人墓誌銘〉（《全宋文》冊65，卷1419，頁231）、張方平〈贈贊善大夫樞府君墓誌銘〉（《全宋文》冊38，卷828，頁308）、陳薦〈宋故推忠宣德崇仁保順守正協恭贊治純誠亮節佐運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京兆尹判相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六千八百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贈尚書令謚忠獻配享英宗廟廷韓公墓誌銘〉（《全宋文》冊48，卷1052，頁343）。

189. 如李清臣〈宋故馮翊郡太君張氏墓誌銘〉（《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叁，千唐志齋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下冊，頁263。

190. 林亦之〈宜人姚氏墓誌〉，《全宋文》冊259，卷5839，頁367。

191. 《全宋文》冊196，卷4330，頁146。

192. 《全宋文》冊196，卷4322，頁2。

193. 〈十九叔墓誌銘〉，《全宋文》冊196，卷4331，頁156。

後「酒榷歲額不登，即科民戶沽賣，逋負新故相因，監涸束濕至破產，首命罷之，仍乞改新額」，<sup>194</sup> 重視民生經濟之變革，以減輕百姓負擔。「監涸」與「束濕」相對，「束濕」字面義為捆紮濕物，常指官員待民苛酷急切，如「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溼，不復以禮遇士大夫」<sup>195</sup> 便是一例。「監涸」字面義或為管束乾涸之物，置回原文，乃抨擊舊有法令管束甚多，以至百姓破產貧困。

惟如「束濕」多用引申義般，「監涸」或亦另有指涉。《莊子·外物》「涸轍之鮒」<sup>196</sup> 中，監河侯許諾莊周貸粟事如待涸轍鮒魚般緩不濟急，毫無誠意，「監涸」或謂官員不顧民生疾苦，坐視百姓陷處困境而未伸援。一般言用此典時，多以故事要角「鮒魚」為主，加附說明處境之重點字詞「涸」，結合為「涸鮒」、「涸轍枯魚」、「涸轍」等詞語，「監河侯」並非故事主角，罕有以其組合詞語之情形。胡銓如將「涸轍之鮒」重行改組，並以此與「束濕」字面相對，深意相同，則頗具巧思創意，洵為一絕。

胡銓新創而後世沿用者亦有多例，如「軒岸」一詞首見於胡銓墓誌銘，文云：

公幼沉敏，自為童時，嘗與群兒戲，坐大木下，自稱將軍，指麾號令，莫敢仰視。父老異之，知其後必為大官。及長，儀表軒岸，好學尚氣，喜論當時大事。<sup>197</sup>

墓主張寧(1102-1167)於胡銓自海南謫徙合江，形勢凶險之際，「獨敦夙義」「被雨送別，面致百金為贖」，領軍作戰、議論朝政皆「智勇奮身」、「開口見肺肝」，其剛方豪義性格超出群倫，世人難及。此般品性氣魄自其幼時便展露無遺，「指麾號令，莫敢仰視」已傳神刻劃墓主震懾同儕之形貌，「軒岸」愈將其氣度不凡表彰顯明。其後葉適(1150-1223)以「軒岸沈雄」稱譽陳瑾(?-?)，<sup>198</sup> 元代吳澄(1249-1333)亦以「軒岸倜儻」<sup>199</sup>、「魁碩軒岸」<sup>200</sup> 頌揚墓主，洪咨夔(1176-1236)於制書中以「軒岸而閎偉」<sup>201</sup>、「材猷卓蹕，志氣軒岸」<sup>202</sup> 推崇張元簡(?-?)、陳隆之(?-?)。胡銓之後文人使用「軒岸」一詞之例仍有數則，暫不臚列，然上引情形已可見其影響，開創之功不容忽視。

「蠹結」疑亦為胡銓首創，〈陳大夫墓誌銘〉<sup>203</sup>、〈龍圖閣學士贈少傅趙公墓誌

194. 《全宋文》冊196，卷4330，頁141。

195. 蘇軾〈剛說〉，張志烈、馬德富等主編：《蘇軾全集校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卷10，頁1056。

196.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卷9，頁920。

197. 〈貴州防禦使陽曲伯張公墓誌銘〉，《全宋文》冊196，卷4328，頁108。其下引文皆出此篇，為免繁雜，不再一一註明，見頁107-114。

198. 〈東塘處士墓誌銘〉，《全宋文》冊286，卷6509，頁327。此文作於宋寧宗嘉定八年(1215)。

199. 〈樂安徐明可墓誌銘〉，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1998年），卷520，頁111。

200. 〈故吉水縣尉楊君墓誌銘〉，《全元文》卷519，頁82。

201. 〈張元簡除太府寺丞制〉，《全宋文》冊306，卷6990，頁300。

202. 〈陳隆之除屯田郎官兼知興元府兼利州路安撫制〉，《全宋文》冊306，卷6995，頁394。

203. 《全宋文》冊196，卷4331，頁166。乾道四年(1168)作。

銘〉<sup>204</sup> 二用。先是描寫靖康年間，「虜人犯闕」，「贛盜蠹結」，陳皓(1085-1140)募集數百壯士抵擊賊寇。另文則記趙子瀟(1102-1167)駐防明州，當地「海多洲島，蠹結蟻屯，強機毒矢，以抗官軍」，「強機毒矢」為當句對，「蠹結蟻屯」亦對仗齊整，盜賊如蠹蟲般集結情狀似現眼前，畫面立體鮮活，極具力道。

須參照者乃上引數句當與韓愈贈序有關，文云：「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控禦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sup>205</sup>。胡銓將韓文散化文句濃縮為齊整四言韻語，「蜂屯蟻雜」中「蜂」、「蟻」字形相近，「屯」、「雜」寫聚集雜亂情狀生動。胡銓改為「蠹結蟻屯」，押韻考量之外，「蠹」字形較「蜂」具密實重壓感，「結」字結集之外，亦可聯想糾結，盜賊為禍熾烈之意愈為豐富。

類似此種重新組構，前無古人之用詞，胡銓集中之範例不勝枚舉，當為其有意拓創之特色。

此外，史載胡銓學識淵博，縱貶嶺海仍「日以訓傳經書為事」<sup>206</sup>，故其墓誌銘屢見新創詞語外，亦時援引經籍典故、文字以收奇僻之效。此暫以《新唐書》為限，毛舉數例簡論之。

「葑枕圖史」首出〈李揆傳〉，李揆(711-784)兼禮部侍郎時：「病取士不考實，徒露搜索禁所挾，而迂學陌生，葑枕圖史，且不能自措于詞。乃大陳書廷中，進諸儒約曰：『上選士，弟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人人稱美。」<sup>207</sup> 原在批評學生迂陋拘執，應試為文徒知堆砌圖史、引經據典，卻未能自出己見，胡銓反用之，云：

性嗜學，葑枕圖史，未嘗一日廢書不觀。長益狷介植立。雖喜為詞章，略鞿悅，故屢噉戟，舉場輒北，然不以得失易其所稟，曰：「吾自與時左，非不偶也。」<sup>208</sup>

讚許曾敏遜(?-1156)好學不倦，勤奮求知，雖好作詞章，然不重辭采之華麗雕飾，以致屢次落第。關於「葑枕圖史」，袁枚(1716-1797)將之列為「好用《說文》奇字，自矜其博」、「割裂字義」之例，<sup>209</sup> 胡銓襲用，自亦透露其好尚。

「士艷其榮」出自〈蕭嵩傳〉，因蕭嵩(?-749)曾任宰相、太子太師，二子分為工部侍郎、駙馬都尉，位居三品，且蕭嵩年逾八十，「位高年艾，舉門蕃熾」，故「士艷其榮」<sup>210</sup>。北宋呂公著(1018-1089)亦因「自宋興，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者四人，二人公著

204. 《全宋文》冊196，卷4325，頁62-68。淳熙五年(1178)作。

205. 〈送鄭尚書序〉，《韓愈古文校注彙輯》卷4，頁1431。

206. 〔清〕張樹等纂修，郭沫若點校：《崖州志》（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0年），頁361。

207. 見〔宋〕歐陽脩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150，頁4808。

208. 《全宋文》冊196，卷4326，頁74。

209. 〔清〕袁枚：「新唐書硬刪文義強用僻字」則，見《隨園隨筆》（上海：廣益書局，1936年），卷上，頁30。

210. 《新唐書》卷101，頁3954。

父子也」，故獲「士豔其榮」之語。<sup>211</sup> 胡銓五用此詞，分為〈孺人曾氏行狀〉、〈德興縣尉曾修職墓誌銘〉、〈蕭君端偉墓誌銘〉、〈陳君世望墓誌銘〉、〈河源縣令崔從政墓誌銘〉<sup>212</sup>，其後周必大〈和州防禦使贈少師趙公伯驢神道碑〉亦用之，<sup>213</sup> 其餘宋人著作罕見此詞。<sup>214</sup>

「汨振」出自〈陳叔達傳〉、〈裴矩傳〉、〈柳宗元傳〉<sup>215</sup>，意謂淪落、沒落，學者將此詞列為《新唐書》之新詞新義。<sup>216</sup> 胡銓〈羅長卿母朱氏墓誌銘〉、〈歐陽先生墓誌銘〉二見，<sup>217</sup> 范浚(1102-1150)〈吳子琳墓誌銘〉<sup>218</sup>、楊萬里〈羅氏定親啟〉、〈答普州李知府〉亦用，<sup>219</sup> 餘未見他人使用。

上舉數例相同處為，某詞語皆首見於《新唐書》列傳，其後宋人或後人沿用者寡，該詞語應可歸屬為僻詞。而胡銓獨好書之，其用例居宋人之冠，似顯示胡銓熟讀《新唐書》，有意倣效該書某種風格。就《新唐書》而言，編修者雖有歐陽脩、范鎮(1008-1089)等二十餘人，歷時十七年，<sup>220</sup> 然宋祁(998-1061)參與最深最久，<sup>221</sup> 且為列傳主筆者，其人「學通古今」<sup>222</sup>，強調「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不朽」<sup>223</sup>，亦曾摘舉韓愈、柳宗元之「新語」、「險語」，<sup>224</sup> 故《新唐書》列傳確多奇字僻詞，且部分新異

211. 見〈呂正獻公公著傳〉，〔宋〕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449，卷10，頁390。該書註記此文為「實錄」，應為北宋作品。

《宋史·呂公著傳》疑襲〈實錄〉之語，言「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二，士豔其榮。」見《宋史》卷336，頁10776。

212. 分見《全宋文》冊196，卷4323，頁27；卷4326，頁74；卷4329，頁134；卷4330，頁143、頁150。

213. 《全宋文》冊233，卷5186，頁44，此文作於嘉泰四年(1204)，較胡銓諸作晚。

214. 〔宋〕祝穆：《事文類聚·新集》「首獨委公」條載：「〈碁北海先生雷禮行狀〉云：『主上採議臣之言，肇置史官，時紹興三年，為史館修撰，以復承平之舊，筆削之任，首獨委之，士豔其榮。』」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3，頁2669。按：〈碁北海行狀〉為南宋紹興間人李益能所撰，然《全宋文》所收〈碁北海行狀〉未見此語。（見是書冊241，卷5400，頁432。）又，呂南夫〈淳安縣進士題名記〉記載鄉先生黃君主簿祈願登勒該里登科名錄，言「斷自咸平以來哀次名刻石措，諸泮宮士豔其榮，到於今稱之。」該文或南宋紹興十八年(1148)撰。見葉欣編著：《嚴州金石》（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163。

215. 分見《新唐書》卷100，頁3925；卷100，頁3933；卷168，頁5136。

216. 劉傳鴻：《兩唐書列傳部分詞彙比較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9年），頁197。

217. 依次見於《全宋文》冊196，卷4326，頁78；冊196，卷4327，頁92。

218. 《全宋文》冊194，卷4282，頁176。

219. 分見《全宋文》冊237，卷5300，頁269；冊238，卷5309，頁17。

220. 參撰者名單可參見李一飛〈《新唐書》的編撰及參撰人紀考〉，《湘潭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頁76-79，2002年5月。

221. 葉夢得：《石林燕語》謂「刊修（《新唐書》）未幾，（趙槩、余靖等）諸人皆以故去，獨景文下筆。」（見是書卷4）後歐陽脩、張方平等人陸續加入，而宋祁外貶成都時仍隨身攜帶《新唐書》刊修（參見魏泰《東軒筆錄》），其用力之久且深，略可想見。

222. 胡宿〈宋祁可依前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制〉，《全宋文》冊21，卷437，頁120。

223. 《宋景文公筆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卷上，頁47。

224. 關於宋祁對韓愈、柳宗元之態度，詳參拙稿〈宋祁對韓愈之接受——以重新、探源、校改為中心之討論〉，收入《紅杏枝頭春意鬧——宋祁文學新論》（臺北：學生書局，2013年），頁1-31。

詞語來自韓愈啟發。胡銓襲用此些詞語，除顯示其好奇理念，營造文章奇崛特異風格外，或亦暗寓韓愈—宋祁—胡銓之承傳脈絡。

上列幾類情況外，胡銓亦常化用先秦經典、兩漢史書之字詞，如「洗腆」<sup>225</sup> 出自《尚書·酒誥》<sup>226</sup>，「肝膋」<sup>227</sup> 源自《禮記·內則》<sup>228</sup>，「雅春」<sup>229</sup> 出自《漢書·楚元王傳》<sup>230</sup>。此些詞語於胡銓之前，幾僅見於釋義書籍或原文引錄，無人用於自作詩文中，<sup>231</sup> 胡銓乃率先創使者，其後縱有沿用者，然數量多不及胡銓之眾。前文曾言胡銓學識淵博，其著述繁富，撰有《周易》、《尚書》、《禮記》等諸多典籍之相關注解訓讀書籍，<sup>232</sup> 或源於此般基礎，故常化用其中詞語。

## 五. 結論

綜結上文所析，胡銓墓誌銘之特色，略有數端：

一、親屬墓誌銘常改易篇題，非以標示身分、榮耀墓主為重，反自作者角度命名，直接標明自身與墓主之關係，如〈瞻軍姪墓誌〉、〈從周弟墓誌銘〉、〈通判兄墓誌銘〉等，削弱墓誌篇題之公開性、實用性，而成為強調私人情誼之書寫，並具家族意識。

二、篇題、內容之書撰，作者常居中心要位，屢以「吾」、「某」統攝全文，追憶作者謫斥往事，或與墓主交游舊情，甚至藉以省思自我生命，透顯作者強烈自我意識，主客易位。

三、親屬墓誌銘常以抒發作者情懷為重，或大段逐錄報訊者書信內容，藉以區隔結構，使作者「驚」、「哭」情緒強烈、醒目；或於文中以「汝」呼喚墓主，如相對傾訴衷曲般直敘悲慟，情感濃烈。墓誌銘傾向私人化、哀祭化，已非應酬文字，而成為極具個人風采與獨特面目之文學創作。

四、現存四篇「誌短銘長」墓誌銘，數量居宋代之冠。原誌文應記十三事，此四篇

---

225. 〈王氏夫人墓誌銘〉，《全宋文》冊196，卷4325，頁60。

226. 文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見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社，1983年），頁160。

227. 分見胡銓〈原孝〉（《全宋文》冊195，卷4317，頁316）、〈譚思順母龍氏墓誌銘〉（冊196，卷4326，頁86）。

228. 〔清〕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卷28，頁758。

229. 分見〈與劉世臣小簡〉（《全宋文》冊195，卷4309，頁201）、〈與妙喜上人小簡〉（冊195，卷4310，頁210）、〈與陳守小簡〉（冊195，卷4308，頁184）、〈敘復謝丞相啓〉（冊195，卷4311，頁235）、〈德興縣尉曾修職墓誌銘〉（《全宋文》冊196，卷4326，頁73）。

230.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年），卷36，頁1924。

231. 「雅春」一詞，劉弇(1048-1102)〈感寓二十首〉其七曾用，見《全宋詩》冊18，卷1046，頁11983。依作者生卒年推測，此例應早於胡銓諸文。

232. 據載，胡銓於《澹庵文集》外，另撰有：《易拾遺》10卷、《書解》4卷、《春秋集善》30卷、《周官解》12卷、《禮記解》13卷、《經筵二禮講義》1卷、《奏議》3卷、《學禮編》3卷、《詩話》2卷、《活國本草》3卷多書，惜皆已亡佚，無法與此處推測相對照參證。

移置銘辭鋪寫，字數動輒千字以上，僅一篇約五百餘字。此種「變體」之作或與韓愈〈劉統軍碑〉、胡銓擅作騷賦、時代風氣有關。

五、另存一篇有銘無誌之作，計以68句三言韻語成篇，架構、形式、筆法多與韓愈〈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相似，又有轉化。降低銘辭頌美性質，承載敘事功能，融合作者真摯情感，格調生新殊異。

六、創用多組新異詞語，如「鋟石」、「珊辭」、「鋟石珊辭」、「仲潘」、「橐鬻」，幾皆為胡銓專用詞彙，可為考辨作品之輔證。如〈楊君文卿墓誌銘〉，學者多疑非胡銓所作，自以上數詞之使用習慣，可辨明作者應為胡銓。

七、另創「髮彌」、「風力凜凜」、「攘襪」、「闐闐」、「嚴饌」、「監涸」、「軒岸」、「蠹結」等多組詞語，各具巧思新意，或營造畫面鮮明之視覺作用，或顛反舊語風貌，達致陌生化效果。

八、「窶」字於宋代墓誌銘用例眾多，然胡銓新組「菴窶」、「單窶」，併用罕見之「孤窶」，藉「菴」、「單」、「孤」強調孤獨無依之貧困境況，生動貼切，可令讀者感受深刻。

九、胡銓學識淵博，時援引經籍典故、文字以收奇僻之效，如源自《新唐書》之「蒞枕圖史」、「土豔其榮」、「汨振」盡屬僻詞，胡銓獨好書之，用例居宋人之冠。亦似有意倣效《新唐書》奇崛特異風格，或暗寓韓愈—宋祁—胡銓之承傳脈絡。

十、常化用先秦經典、兩漢史書之字詞，如「洗腆」、「肝膾」、「雅春」，此些詞語先前幾僅見於釋義書籍或原文引錄，罕見於自作詩文中，胡銓乃率先運使者。諸般創新形塑胡銓墓誌銘之奇崛風格。 □